

一見哈哈
笑

滑稽趣史



舊



本書係曾瑤孫先生所贈

提 要

滑稽大王。某鄉曲之趣史也。其形狀則土頭
土腦。其舉動則如顛如狂。其言語則似愚似
智。真是講滑稽話。做滑稽事。滑稽界中之
特出人物。目見耳聞。莫不哄堂大笑。本局
特將其畢生最滑稽最發鬆之事實。編成小說
。以餉閱者。看了此書。莫不人人發笑。笑
斷肚腸。笑出眼淚。笑歪嘴吧。笑不合口。
大呼而特呼曰。有趣有趣。

一見引
滑稽大王目錄

- 第一回 一聲呱呱怪物下胎 兩情脈脈老爺搭脚……………一
- 第二回 吃苦頭老子失鼠鬚 逞頑皮痴兒翻馬桶……………六
- 第三回 窮秀才胯下見尿痕 女學生頭上受臊水……………一一
- 第四回 火神光降滿頭焦黑 星士恭維信口雌黃……………一六
- 第五回 走江湖詐財老爺被騙 據灰堆作戰少女受創……………二一
- 第六回 滾床下嚇壞赤脚婢 匿缸中急煞白頭翁……………二七
- 第七回 老學究上厩集飛蠅 新少年登門吹法螺……………三一
- 第八回 北里涉足先生牽線 西席弔膀學徒拆梢……………三七
- 第九回 秋波橫拋潑翻醋缸 春光拽漏打破飯碗……………四二
- 第十回 黑板上生徒畫烏龜 黃浦灘女工罵測老……………四七
- 第十一回 玉樓命駕風淒素幃 金屋藏嬌春暖錦帳……………五三

第十二回 致訓辭一派胡說……行婚禮兩番笑談……五八

第十三回 交桃花運妻妾爭風……害楊梅瘡夫婦同病……六四

第十四回 烈烈轟轟到處橫行……洋洋灑灑不可嚮邇……七〇



人一見引

滑稽大王

第一回 一聲呱呱怪物下胎 兩情脈脈老爺搭脚

呱的一聲。嬰兒墜地。生出一個二十世紀著名的現世寶來。穩婆接捧到手。纔說得一聲恭喜。原來是個少爺。那曉得兩隻手上。覺得濕淋淋的。流得一塌糊塗。這是什麼。也不用說。就是那位小少爺初出母胎。報的那撒爛污喜信了。穩婆也顧不得什麼。將他洗淨。包紮停妥。送與旁邊的僕婦抱着。便討過水來洗手。那曉得黏膩異常。再也不得乾淨。好容易洗了半天。纔算洗去。低頭一看。衣襟上也累了許多。只得略略揩抹。後來回去。用肥皂胰子打過好幾回。看看仍是斑斑點點。無法奈何。這真是那位爛污少爺送他的絕好一個紀念品了。後話休題。再說當時房中伺候產母。忙個不了。穩婆自有人開發喜錢。給他回去。只聽得房門外履聲橐橐。走進一個老頭兒來。一面走。一面囑道。生的小少爺在那裏。快抱與我看。僕婦們連忙口中稱喜。說真是一位絕好的好少爺。一面將繡襖抱將過來。老頭兒雙手捧過。面對面的細細將



他一認。可也作怪。這小少爺竟生成一付獨一無二的撒爛污面孔。兩只賊眼。骨溜溜的亂轉。對着老頭兒賊忒嘻嘻。好像同他扮鬼臉。便請十八個畫師也畫不像他。那老頭兒看了。却十分喜歡。便仍交與僕婦吩咐小心抱好。自己上來問過老妻。見產母平安。叮嚀房內衆人。用心伏侍。自己便興匆匆的出來。向家堂竈位前。焚香點燭。換上了前清的官服。翎頂輝煌。磕頭行禮。拜謝神靈護佑。生出這個亢宗的寶貝兒子來。說了半天。這老頭兒到底姓甚名誰。是何等一個人物。原來此人姓黃。名洛熙。字博代。論他的家世。却也勤儉可風。祖上是倒糞桶的出身。自古道行行出狀元。居然被他十餘年間。積攢了些資財。收買了幾處糞潭。開起糞行。充起臭行長來。不上數年。營業發達。竟成富翁。不曉得他又用了什麼手段。充當了糞業中的董事。自己也忘却本來。漸漸的欲與上流人士交接起來。那曉得他目中既不識了。做的事業。名聲又欠雅致。所以人皆遠而避之。露出些羞與爲伍的神氣。他既巴結不上。却發起很來。一定要替兒子讀書上進。將來做得一官半職。可以出出那口惡氣。這時候博代正在小時。便同他延師上學。那料博代資質甚鈍。讀了好幾年。毫無成效。做

的文字。半通不通。也曾小試過幾回。回回都是名落孫山。做老子不免着起急來。眼見的未來的老太爺。要做不成了。幸虧被他覓着了一條捷徑。原來這時候朝廷捐例大開。只銷有錢報効。無論販夫市僧。都可以致身通顯。好容易替兒子捐了一個從九品。到省候補。那博代說也奇怪。竟天生就的一副做官材料。吹牛拍馬。無所不工。不上幾年。竟被他加捐道銜。煌煌的稱起候補觀察公來。只可惜那位老太爺。眼巴巴的希望兒子揚眉吐氣。到此地位。正好享福。他却要緊回去。不及見了。博代的官運。甚是亨通。連充闊差。也曾署過一年道缺。弄了好幾十萬的私囊。被上官知道。要將他查參。他却神通廣大。弄到了京內親貴的書信。替他說項。纔糊亂了局。落後在鄂省弄了一個釐局的差事。除掉逢迎上司以外。公事一些不辦。終日抽吸鴉片。或挾妓飲酒。闊天闊地。弄得一身虧空。民國光復。他的運氣來了。將局內公款。席捲而逃。溜至上海。在租界上築造洋房。購買汽車。將十里洋場。作他世外的桃源。養老的菟裘。也算逍遙自在。無憂無慮的了。只是一件美中不足。年紀已過五旬。膝下尙無子息。正妻早已亡過。雖有幾房姬妾。却也並無生育。並且嫌他年老。不是跟人逃

走。便是下堂求去。弄得老頭兒沒有法想。然他却不想續娶。原也有個緣故。因爲看上了一個僕婦。名喚巧姐。略有幾分姿色。彼此含情脈脈。竟然有了關係。博代因內裏無人。把到當作了繼室。吩咐家下衆人。要稱做太太。不許提起巧姐二字。那巧姐肚皮却甚掙氣。不到一年工夫。竟生下這個寶貝來。究竟是否博代所生。作者却不得而知。只把這一段緣起叙明。見得書中所紀的現世寶。不是沒來由的人物罷了。如今博代的歡喜。自不必說。老年得子。自然把他愛如珍寶。那巧姐的太太。好如有了一重保險。更無地位搖動之慮。三朝期滿。湯餅開筵。賀客盈門。熱鬧異常。博代親替他提了一個乳名。叫做兒胖。也是他要他身軀肥胖。容易長養之意。一面雇定乳母。小心伏侍。那曉這位官官。却有一宗特別的毛病。無論乳母怎樣當心。但是把他撒污他偏不撒。一同他包紮好了。他却恰恰的撒出來了。如不替他換過。他便拚命的啼哭。吵得人頭腦都昏。一天不曉得要換上一二十次。纔得罷休。所以用來的乳母。每每厭着絮煩。伏伺不下。自行告退。一連換上幾個。多是如此。博代沒法。只得允着多加工錢。後來纔用到一個乳母。叫做賴氏。進來的時候。先向主人約定條件。由他

怎樣伏伺。主人不得干涉。如一個月內不合式。儘可換人。博代聽了。說道。只消伏伺得法。且容他試辦一月再看。那賴氏的做奶媽。却也特別有致。逢到兒胖撒污時。高興的時候。便替他換過尿布。不高興的時候。隨他哭去。任你哭得喉嘶聲啞。他只是吃他的飯。睡他的覺。雖然博代夫婦。聽着不忍。却是早經說明。不許干涉的。只得一百二十個忍耐的忍耐下去。那兒胖倒也是一物一制。連哭了幾回。毫無成效。也就不哭了。便由着賴氏擺佈。那賴氏見他不哭。也就由着他一場糊塗。樂得偷懶。不去同他揩抹。博代夫婦見兒胖不似以前這樣啼哭。反放下心來。說這乳媽與兒子有緣。任他如何弄法。並不責備。人家說小孩的面龐。好像粉糰兒似的。吹彈得破。兒胖却終日在糞穢之中。臭氣薰蒸。漸漸的變成黃胖。顏色適合他的尊姓大名。任你如何擦洗。到老也不肯褪的了。那兒胖直到五六月之後。撒爛污的病兒。漸漸好些。這時已不用繡襪包紮。却是又有一件。自己人抱着還好。若是有陌生些的人。將他抱到手裏。他不管你爺親娘眷。便撒得人家一身爛污。他的排洩物。竟不知是那裏來的。有這許多。好像似預備着隨時應用的一般。人家好好的衣裳。不曉被他濺污了。

多少知道的。見他怕了。不敢招接。只有那些不知道的。還是要上當。往往弄得如蘭斯馨。淋漓盡致。家中內外。都背地裏叫他做小撒爛污。

第二回 吃苦頭老子失鼠鬚 逞頑皮癡兒翻馬桶

這且不要說他。等到周歲的時候。博代要看看他的志向。便羅列着各種玩具。放在盤中。任他抓取。那曉兒胖却一樣不抓。伸出兩只小手。將盤中的東西。只一陣的亂攤。攤在地下。儘有幾件。跌得粉碎。衆人都說。這是百歲百歲吉祥之兆。正在喧鬧的當兒。忽聞得一陣臭氣觸鼻。原來抓盤的時候。乳媽把他坐在桌子上。如今將他抱起。已經污了牛糞也似一大堆。弄得衆人個個掩鼻。人人嘔噁。却口裏說着好話道。這是黃金滿屋。恭喜恭喜。博代聽得黃金二字。心中甚爲得意。他一生最喜的是金錢。只要兒子也像自己這樣貪財如命。那就死也瞑目的了。一面自有倒霉的人。上來收拾桌子。自此以後。更把這現世寶的兒。歡喜萬分。有一天一家姓渾的公館。前來請吃喜酒。那姓渾的。也是個候補道。單名一個彰字。與博代向爲同僚。并且是拜把子的弟兄。據他說。還是唐朝渾瑊的後代。因他兒子渾譚娶媳。便準備喜筵。邀集

親友博代不用說要去應酬的了。連內眷也一齊接去。博代的夫人穿珠帶寶。抹粉塗脂。打扮得不亦樂乎。連兒胖也把他紮扮得花花綠綠。好像無錫惠山上的呢阿福一般。到了渾家自有女眷們接待。那些女客都是珠圍翠繞。錦簇花團。老的少的。不一而足。有兩個喜歡小孩的。看見兒胖這張撒爛污的面孔。雖不見得如何好法。却也生得另有一工。對着人一味憨笑。便爭着抱將過來。鬥他頑耍。那兒胖真也不較交情。惹人生厭。偏偏又使出那隨身法寶。只聽得拍辣一聲。臭氣直冲。那女客喊聲啊啣。都來不及。好好的一件新製鐵機緞襖。一條套裙。今天因吃喜酒。纔穿上身。早被那位官官撒得金黃點點。一場一糊塗。弄得那些女客個個驚惶。人人眉繆。幸虧乳母賴氏跟隨同來。急忙上前接過。那兒胖倒先哭將起來。好像知道闖了這場奇禍。先把這哭形。好將人兜頭罩住。使人家不能發作。那位黃太太纔到不多時候。就見兒子大撒爛污。覺得對人不起。一面向女客頻頻道歉。無可如何。翻把那乳媽賴氏罵了一頓。罵得賴氏氣堵着嘴。將兒胖抱開。由主人借出一套衣裳。將那女客一身裙襖換下收拾。隨你怎樣弄法。總也不得乾淨。那女客因自己要抱。討了這場

沒趣。況又是小孩子的事。吃了苦說不出來。不好同人計較。只得自認晦氣。弄得悒悒不歡。無精打采。少時賴氏抱着兒胖進來。那兒胖只對着剛纔那個女客。賊忒嘻嘻。好像幸災樂禍一般。恨得那女客牙癢癢地。連連的對他眨着白眼。其餘的人都看着他們好笑。只是經此一來。大家見了這個小星宿。都要退避三舍。不敢沾惹他了。那些客人席散歸家。都將此事。作爲笑柄。那小撒爛污的名聲。竟逐漸擴大起來。只有他娘老子。遇到親朋喜慶。仍舊將兒胖帶來帶去。要使人家看見。曉得他黃門有後的光景。那兒胖一天大似一天。漸漸的牙牙學語起來。便有那些僕婦下人。不將好話教他。偏教他學着罵人。看官那小孩子的教育。是最要緊的。古人所以慎選保傅。這個責任。何等重要。不是沒程度的人。可以當得來的。如今像博代這種人家。自己也是渾天糊塗。那裏曉得家庭教育是什麼東西。那些下人們。都是下等人物。有什麼好路數。況且兒胖這種性質。你就不教他。他也容易學壞。那裏禁得還有許多人從旁引導。自然一學就靈。動不動就罵起人來。并且還要伸出小手打人。落後連他娘老子也要罵了。那博代聽了。不獨不怒。反而心中歡喜。向人誇說。我兒連罵

人都會了。就是他不罵。也要教他罵兩聲聽聽。你想他的父母。既歡喜挨罵。兒胖又何樂而不罵。却是要他叫喚一聲爺媽。他偏不會。學了許多時。纔算學會了。叫便能叫。只時看見了不論何人都叫起爺媽來。有一天。下人抱他在門前頑耍。恰好有個乞丐走過。生了一部絡腮鬍子。那兒胖不問是誰。只認得有鬍子的便是爺。便一疊連聲的叫着乞丐做爺。並且捉住了要抱。幸虧下人急急將他抱開。到得裏邊。兀是吵鬧不休。博代聽見了。問他何事。便親自來抱他。不料他發起性來。伸起小手。將博代的鼠鬚一扯。扯落了幾根。痛得博代竭聲喊叫道。你撒爛污了。幸得乳母急上前抱開。一看主人的尊鬚已脫去了不計其數。只是自己兒子扯的。祇好摸着下頰亂揉。揉了好一回纔罷。那兒胖還是哭鬧不休。乳母無法。只得解開衣襟。將乳頭塞在他的口內。希望止住他的哭聲。那曉他餘怒未息。拚命的將乳頭咬了一口。咬得乳母怪叫起來。將他丟在榻上。一霎時聲息不聞。竟沈沈的睡去了。又過了些時。兒胖漸漸能下地行走。那料他會走之後。比着以前更難防備。從前他的撒爛污。是實質的。現在慢慢的移到精神上去。雖然說有乳母跟隨。那乳母本來姓賴。生來的性質。

與他的本姓相符。況且小兒既會摸來摸去。比着抱持時。省力得多。自然落得偷懶。讓他去蹣跚學步。不大注意。有一回被兒胖摸到乳母房中。一眼看見了馬桶。便蹲上前去。將蓋兒揭起。一手便伸下去亂掏。掏了個不亦樂乎。他又因一隻手掏得不暢。便將蓋兒一丟。那馬桶蓋兒。便如滾籐牌也似。轆轤的轉了開去。兒胖却哈哈的憨笑。恰巧乳媽走進房來。看見這位官官。僵着身在馬桶中亂攪。一手捏起了一段數寸長的米田共。向口中正要推進。那乳母見了。又好驚。又好笑。急喊道。這東西吃不得的。快快放手。去拉他時。他却死命不肯放下。乳母又怕污穢。不敢奪他下來。只得將他臂膊攀住。不容他入口。他見吃不着了。便發起性來。對乳媽身上一攢。幸虧閃得快。沒曾被攢着。不料乳母纔一鬆手。他就將馬桶一推。頓時黃水橫流。泛濫滿屋。乳母急忙跳開。脚面上已沾了許多。兒胖究竟脚力不穩。連人帶馬。一起倒地。在尿糞堆中亂滾。乳母也發了急了。搶上前去。不避臭穢的。將他拉起。已經爛糟糟的。弄得一身。連鼻子上都碰了一大塊。那地上更是弄得不成其局。想是博代的造孽錢。弄得太多了。所以變成布金滿地。那乳媽口裏咕囔着前世事。一面拉他出去。

香湯沐浴。更換衣裳。那房中喚人幫着收拾。也算倒盡了八百年的楣。捏着鼻子。上來打掃。自己又要換過鞋脚。忙個不了。那位太太聽見了。却怪着乳母不當心。激得乳母冤氣冲天。又要辭職。幸虧博代曉得了。親自留他。纔算罷了。

第二回 窮秀才胯下見尿痕 女學生頭上受臊水

那乳母本是懶慣的人。要他處處當心。那裏照顧得到。況且這位少爺。比較的更爲難領。一刻都不肯安靜。心裏有些怕他。便時常託病告假。讓小了鬟代領幾天。自己便可偷閒享福。那了鬟起初領着兒胖在門口頑耍。他看見東西。就要買吃。一天也要用掉好幾百文。了鬟年紀不過十四五歲。也是小孩脾氣。攬撥兒胖買東買西。自己也好揩油。分他些來嘗吃。兒胖吃得兩手烏糟。便在胸前亂擦。無論如何新衣。一到他身上。頃刻之間。前襟上一大塊漆黑。如剃髮匠的抹刀布一樣。更兼兩條鼻涕。如吊桶也似。一上一下。任你同他揩抹。頃刻之間。又玉筋雙垂。煞是好看。有一回。攬他在書房中頑耍。那了鬟因看見几上有一本書。隨手一翻。却見書中有幾幅圖畫。便孜孜的看將下去。兒胖見了。也要上來。只得抱他立在椅上。一同翻看。他却搶着

要自己翻看。了鬢本來也沒有防備。被他劈手一扯。竟扯下一頁來。拿在手中。一陣亂撕。撕得同蝴蝶一樣。片片亂飛。了鬢要搶。也來不及。恐怕主人見了要責罰。便急急的將紙片拾起。丟在字簾裏頭。仍將書掩好。帶着兒胖要想進去。那曉一波纔平。一波又起。兒胖本是立在椅上。那椅子是有椅墊的。竟被兒胖撒了一泡尿在墊上。那了鬢也是個撒爛污的。便聽其自然。不來收拾。竟帶着兒胖出書房去了。恰好兩人纔走出去。外邊來了一個窮秀才。姓甄。名島梅。要拜見博代。博代正在上房吸大烟。便出來迎接。因為姓甄的昨日有本畫冊。要來售與博代。博代是不知風雅為何物的人。却要將他作為送禮。因叫他將畫冊留在書房。自己因吸烟要緊。竟未暇細看。今天島梅要來討回信。究竟這本畫冊。要也不要。博代將他讓進書房。請他坐下。那島梅也沒曾將椅子細看。竟一屁股坐了下來。問起畫冊。博代道。我昨天事多。未及細細賞鑒。待我再來望望着。說着。便將那畫冊展開。搖頭播腦的假作內行。看到其間。說道。為什麼這一頁已經破壞了。島梅聽見詫異。便道。這是完全的。並無破壞。便湊近前來一看。那曉不看時。萬事全休。一看之後。便大驚失色道。明明好好的。怎

樣會缺了一頁。博代道：我也不曉得。島梅道：不要是府上那一位扯掉的罷。博代佛然道：爲什麼要扯掉。且扯掉來。又有何用。你這話也說得太離奇了。不要你拿來時候。本是缺少的。你自己想想看。島梅執定說是在府上缺少的。博代一定不認。正在爭執的當兒。只見島梅有些坐立不安的樣子。時時望着身後。你道爲何。原來兒胖的一泡尿。起初被椅墊吸收進去。坐上去倒不大覺得。禁不起島梅的臀部一壓。那椅墊內的水汁。倒注上來。向着後袴上直透進去。這時候正是五月初天氣。穿着紗紡。那島梅覺着後股有些濕搭搭的。所以就跣躑不甯起來。立起身來一看。好好的。一件紡綢長衫。弄得如臉盆樣的一大攤。連裏邊袴子都濕了。好不難看。不由得喊道：這椅子上有水。那博代也見了。立起身來道：這是怎麼的。便喊進下人。混帳王八的大罵了一頓。說你們這樣不當心。連椅子上都不收拾乾淨。真好混蛋。罵得下人一佛出世。只好上來將椅墊換過。一面博代又問不妨事麼。那島梅口裏說着不要緊。後臀上着實難過。要坐又不敢坐。恐怕衣裳黏着皮肉。只得立着講話。後來講來講去。總是島梅晦氣。折價買與博代。還是再四懇求。博代纔算答應了。原來那冊頁

就是兒胖方纔扯去的。因爲了鬻不懂。所以誤當他是書籍。只可憐甄島梅走上街去。人家看見他後面一大攤濕漉漉的。都向着他指笑。也可以算得真倒楣了。這是乳媽離開後。兒胖闖禍的第一次。那曉得不多幾天。又闖下一場禍來。論他闖禍的性質。却與這次差也不多。論起他的闖法。却又各各不同。原來博代的洋房。正臨馬路。沿街樓上一帶洋台。護着鐵欄。以便夕陽西下時。憑欄眺望。那兒胖一天總有幾回在洋台上頑耍。待到要小洩時。不肯進去。偏要在洋台之上。隨地發放。那洋台板上。有了板縫。便從那空隙處。直溜下來。恰巧有個女學生。戴着眼鏡。手提皮囊。脚登革履。趾高氣揚。昂着頭在洋台下走過。忽然的如醍醐灌頂也似。憑空的降下幾點法雨來。只濺得滿身都是。抬頭一看。却看不見什麼。走到街心。向上一望。却因兒胖蹲着身子。外面欄杆遮蔽着。望不出來。將手一摸。却滿手都是臊氣。不禁憤火中燒。望着樓上。破口大罵道。那裏來的臊水。弄得人家一身。你們樓上。不生眼睛的麼。旁邊偏有幾個流氓。接冷嘴道。臊水會弄得你一身。這倒很有趣的。那女學生罵了幾聲。見裏邊沒人答應。又見看的人漸漸的多了。自己覺得不好看相。便急急的叫了

一部黃包車。坐着。一頭在車上還口中連連罵着真戳霉頭。撒爛污也不是這樣的撒法。一面便催着車夫急急的走了。看的人也就一閃而散。那小了鬢明明聽見有人在下邊叫罵。却同兒胖一齊蹲在洋臺上。不敢立起來。等到人聲靜了。方敢同着站起。也是合該有事。兒胖今天也撒。明天也撒。但凡淌到下面。不曉得有好幾個走路人。當着他的尿災。這日恰巧有個巡捕走過。那兒胖正在上面大放厥尿。却被巡捕看見。便身邊取出小簿子。將門牌號數抄上。報告捕房。一到明天。便有人持票到博代家中來傳訊。那博代正不知爲了何事。一看票上纔曉得家裏人在洋臺上小遺。違了捕房章程。只得差下人黃祿代到堂上。罰了五塊洋錢。纔算了事。博代追問是何人撒的尿。大家都說不知。落後纔曉得是兒胖所爲。也就不問了。過了幾天。乳母來了。小了鬢纔算交卸責任。那料當夜就鬧出一場禍事來。這不是作者故作驚人之筆。因爲兒胖的把戲。實在鬧得太多。若要把他一件件的細寫出來。要變了前代帝王的起居注了。却也再不得做完。只好把他要緊的寫上幾件。以見一斑。然後再入正文。原來博代的吸大烟。是閉口癮。差不多終日在烟炕上。他的那位夫人飽

煖無事也。喜歡在烟鋪上躺着燒烟。夫婦兩個一對老槍。俾晝作夜。不到過午。不肯起身。晚上却是沒有時候。或到三四點鐘。纔得睡覺。或竟到天明。也論不定的。兒胖是與乳母同睡。却也並不來纏擾。這晚兒胖到上房頑耍。博代正坐在炕沿。一手捧着水烟袋。拿着紙煤。在烟燈上取火吸烟。那位夫人巧姐。在右邊替博代燒烟。一見兒胖進來。便叫乳母抱到他炕上來。那乳母見小孩在娘的身邊。便樂得抽空出去歇息。

第四回 火神光降滿頭焦黑 星士恭維信口雌黃

那巧姐便將兒胖攬在懷中。口裏問長問短的引逗他。任他在炕上扒上起落的亂攪。博代一頭吸水烟。兩眼笑迷迷的看這兒子。活脫像着自己。分明一個小黃博代。心中恰然得意。便問道。好兒子。你能叫我一聲看。那兒胖却也乖覺。不曉得怎樣。被他曉得了老子的名字。聽得要他叫。他就衝口的叫道。你這老黃博代。巧姐要他叫得響些。他就一疊連聲的老黃博代。叫得博代非但不怒。反撚着鬚鬚道。真好兒子。這纔像是我黃博代的親生嫡種呢。一會兒烟已裝好。博代放下水烟袋。躺着吸烟。

吸過幾筒。便沈沈的烟迷迷着了。那巧姐自己也吸了幾口。放下槍。摟着兒胖。搭趣了一會。也就倦迷迷的似睡非睡。兒胖是個闖禍的祖宗。他方纔見博代將紙煤取火。此刻便如法試行。在烟盤中拿過紙煤。向烟燈上點火。看看好頑。燒了些時。漸漸將近手指。覺得燙了。便手一丟。丟到椅墊上。餘燄未熄。却微微的燒了一個焦洞。兒胖見了。樂不可支。便再取過幾根紙煤。一把捏着。點着了。立在炕上。隨處亂燒。那烟炕是沿窗擺的。窗上掛着窗帘。被他一火點着。便烘烘的直捲上去。兒胖看着大笑。那曉得一霎時火光熊熊。透出庭心。窗櫺已經燒着。火燄擦到博代夫婦面前。方纔驚醒。見紅光照室。嚇得急忙豎起。竭力喊叫。還算巧姐有主意。急忙把兒胖一抱。逃出房外。兒胖手中的紙煤。已丟在地下。博代嚇慌了。搶了一支烟槍。死命捏着。亂跳亂喊的奔到外面。那些了鬢。早經看見。有的驚的如嚇呆松鼠。做聲不得。積伶些的。早經奔往外邊喊人。有個汽車夫阿三。在下房。提着便壺。正要小遺。一聽上房火警。急忘了神。把溺壺在桌子上一放。疾忙趕將進來。說也湊巧。乳母賴氏。也在下房小解。聽得火起。就要懶也不敢懶了。慌忙立起身來。一泡尿也沒有撒完。要緊出房。却

忘記蓋了馬子。這一個男僕。一個女僕。停回事情了時。回到下房。自己看見。也要好笑。這且不表。再說衆人奔到內室天井。幸虧人多手衆。并且天井中養着幾缸金魚。滿滿的貯着清水。如今事急。便借來應用。將那水桶痰盂等。都舀着灌潑。連那金魚。一齊舀在水中。送去火內薰烤。不道內房失火。殃及缸魚。也算是意外的飛災。憑空的浩劫。差幸天上毫無風息。不致火勢蔓延。好容易把他救息下來。已經燒去了窗榻兩扇。連近檐的屋椽。都薰得焦頭爛額。衆人都說恭喜恭喜。散到外邊。那博代的頭皮上。被火燄薰得黑烏烏地。還在房裏搖着頭。說不得了。不得了。衆人都暗暗好笑。停了好一回。博代纔算驚魂略定。說道。真險真險。就是革命軍起事的那年。在湖逃北出來。也沒有這樣的驚嚇。便走到外房。尋他的妻子。却只是不見。不覺心中着起忙來。便問衆人。太太少爺到那裏去了。衆人都說。百忙中倒沒有留心。博代命他們四處找尋。連門背後床底下都尋到。只是不見。有一個小丫鬟。帮着搜尋。抽開桌子的抽屜。開着裝香烟的罐子。說道。連抽斗裏。烟罐裏。都尋到了。委實沒有。博代連聲道。混蛋混蛋。這樣大的人。那有躲在抽屜罐子中的道理。不要你尋了。快同我滾

罷罵得小丫鬟氣堵着嘴走了開去。因爲不要他尋。他就樂得偷空。便拿了一隻洋燈。走回下房。一到房內。不覺大吃一驚。只見帳子垂着。瑟瑟的亂動。便大喊一聲。向外退出。衆人聽得喊聲。急忙前來。問他何事。他又說不出話來。只把手指着房內。衆人擁進一看。見帳子還在那裏抖動。便有幾個膽大的喊道。誰在床上。一個揭起帳門。一個搶着小丫鬟的手照。拿起一照。你道是誰。哈哈。原來就是那位主母太太。帳中樓着的。正是那位好少爺。他因見火起。抱了兒胖。逃出房內。沒走一頭處。被他撞進下房。在丫鬟床上一躲。下着帳子。以爲可以萬事全休。火神菩薩。再也找不着他的了。現在被衆人尋見。方纔鑽了出來。却問出一句極希奇的話道。我們的屋子。可曾燒掉。衆人聽見。只得回道。早已救熄。現在無事了。請放心罷。這時候博代聽得喧鬧。已一疊聲問道。什麼事。難道又有火起了麼。急忙走來。早有丫鬟報信。說太太少爺都尋着了。博代聽得大喜。纔放下心來。急問在何處尋着的。說道。在小丫鬟舖上。博代道。怎麼躲到了這個地方去呢。正說着。早見一羣人都來了。博代見了妻子。問道。你們兩人來了。好了好了。幾乎把我急死了。你們躲到下房。有何用處呢。巧姊道。

你倒說着現成話。還是吾有主意。將孩子抱出。雖然說下房無用。究竟火燒來時。也隔開着幾層。要再逃也來得及。試問你一個人拿着烟槍。在房裏。火來時。可以當他作水槍麼。又有何用處呢。博代被他一說。低頭一看。不覺自己失笑起來。原來鬧了這半天。那枝烟槍。還在手中。沒有放掉。因沒得話回答。便笑道。我別的倒放得下。只得這枝烟槍。用了二十餘年了。裏面烟膏。刮下來也有兩把。燒掉了。是可惜的。却有些捨不得他。說得衆人都笑了。僕人們見已無事。便都退出。窗榻燒壞。只好暫把簾子擋住。到明日喚人修理。博代心一定了。便覺烟癮上來。只是烟榻上已弄得淋漓盡致。便另換地方。命丫鬟把烟具收拾乾淨。那乳母已抱過兒胖。回房去了。夫妻對臥榻上。雙槍並舉的。要緊過癮。吸了幾口。纔問起如何失火的原由。巧姐說是兒胖弄火所致。却怪着乳母。不肯早些領開。致受此虛驚。並不說自己兒子的錯處。一到明天。便添用了一個僕婦。叫他帮着賴氏。互相照管。那曉得仍不濟事。用得人多。便互相推諉。依舊的鬧得花樣百出。只除掉天上的月亮。不能取將下來。博代溺愛性成。只是任其所爲。弄得家中人沒有一個不怕他。好容易被也攪到了七八歲了。依

着博代夫婦。並不想叫他讀書。禁不起那些僕婦。實在伏伺得怕極了。盼望他早早有個管束。以便自己減輕責任。成日價合着羣也似的。在主人跟前吹唱。今天說少爺怎樣的聰明。明天說官官偷念了書。一定將來做大官。發大財的。恰巧有一天來了一個福建人。姓游。名芝。字絳河。是渾公館薦來的。說是善起鐵板數。兼精風鑑。別號叫做又水鏡。博代便請他進來看相。他便信口開河的亂恭維一頓。說得博代心花怒開。一面命僕婦將少爺攙出來。請絳河看過。絳河一見。便直立的立起身來。向博代連連恭喜。說令郎的相貌。貴不可言。將來一定是位未來的總長。在這民國世界。舉到總統。也論不定。必然要發到幾千萬的大財。老大人生了這位令郎。真是後福無量呢。

第五回 走江湖詐財老爺被騙 據灰堆作戰少女受創

這幾句話。說得博代如夢裏拾着了寶貝一般。張開了笑口。幾乎合不攏來。問道。先生的說話。是真的麼。絳河正色道。晚生走過了二十一省。在京中的時候。總統總理。都曾請晚生相過。從無半句虛言。這是盡人皆知的。如還不信。可請過令郎的八字。

排算排算。命相同參。便見得更無一毫看錯的地方了。說着。便見他取過一個帶來的包袱。裏邊取出像紙牌樣子一疊的東西。約有百餘張。在桌子上攤着。問過兒胖的年月日時。便一陣價將紙牌亂翻。翻出來時。上面有字句標明。好像偈語也似。注着人一生的幸福。據他說。今歲必須讀書上學。自十五歲行運以後。愈走愈好。竟並無一些壞處。照他說。竟差不多有總理總長的資格。算畢。將牌兒收好。對博代道。何如。我說是再不得錯的。前天符公館裏面的大公子。晚生相他將來定做廳長。他送了二百元的程儀。晚生因爲是渾老先生介紹。不收他。恐嫌是太少。所以好隨隨便便的收下。其實一位廳長的價值。何在這幾百塊洋錢呢。老夫人。你說這話是麼。如今令郎是未來總長的身分。比起廳長來。更是大不同了。像老夫人這樣的高明。也不用晚生恭維。一定是很有體面。斷不致褻瀆了令郎的身價的。那博代被他這一說。倒尷尬了。心中嫌道太貴。只是少了。又拿不出來。左右一想。總是爲兒子面上多用了也不妨事。只要將來應了做總長的話。只消借洋款的時候。得了五釐的回扣。便有數十萬進款。這些些又算他做甚呢。便送了他三張每張一百元的鈔票。還說

這是不算敬意的。果真將來孩子出息。還當格外報酬。絳河收到手。連說府上那邊。是渾老先生說起了。纔過來瞻仰丰采。彼此都有交情。斷不計較這一層。就奉送也。可使得。只是既蒙盛賜。恐却之不恭。只好拜領。若講到晚生的定例。那就不好說了。博代連連稱謝。等到絳河去了。要進來對妻子說知。那曉得巧姐早在屏門後聽見了。夫妻兩人。禁不住一百二十四分的歡喜。幾乎把兒胖要捧到他天上去。博代却想起了絳河的話。說道。照游先生說起來。孩子今年必得上學。倒要同他去請一位好好的先生。教他纔好呢。巧姊道。一客不煩二主。就托渾家去代請一位就是了。博代道。正是。你提醒了吾了。渾家本來有位先生。聽說要辭館。不如請他到我家內來教。豈不便當。商議定了。過了幾天。親向渾彰說妥。間接向那位老夫子道達。一面自欣然願意。下了關聘。訂定下月初開館。那黃家公館的僕人。聽說要請先生。便把那先生兩個字來嚇這位少爺。說先生如何的利害。倘然頑皮。一定要打手心。吃生活。讀不出字來。要跪在孔夫子面前。真是凶狠得了不得。也有說少爺要讀書了。是個讀書的官人了。還不學規矩些。這個說。那個說。說得兒胖十分害怕。但是講起的時

候。却也能臨時的禁嚇他。不過一轉眼間。全然忘了。依舊鬧他的天通。鬧得人人沒法。巴不得先生早到一天也好。好好容易盼到了開館的日子。說是先生來了。博代便親自出見。那些奶媽了。鬢們一圍的都擠到屏門背後。偷看那先生的儀表。究竟是何等一個人物。原來那先生。却也生得作怪。年紀約來五六十歲了。一張橘皮臉。又瘦又縐。兩片黃狼鬚。連曲帶蹺。嘴已癢了。帶一付闊邊眼鏡。胸前鈕扣上。還掛着一個綠鯊魚皮的眼鏡袋。又帶着一個小牙梳。剔牙杖。好像多寶串也似。偃偻着背。走起路來。那一串東西。蕩在胸前。如鐘擺樣子。搖晃不定。穿一件大袖兩截長衫。下截是藍紡綢的。還是二十年前的裝束。大布襪。雙樑鞋。一手還拿着一柄團扇。真是道貌岸然。古風可掬。原來那位老夫子。姓勞。名學九。向在三家村上授徒。由他攷客家的鄉鄰魏家紹薦到渾家。已經好多年了。此刻博代將他迎到廳上。分賓坐定。叙談起來。屏風後的衆人。都在那裏噦噦喳喳的私相議論。有的便慫恿着奶媽。叫他弄少爺出來。先看看先生。試試他怕也不怕。那乳母進去請那少爺。却不曉得到那裏去了。尋到後邊小花園中。方纔看見他跨在一棵樹枝上。捕那鳴蟬。奶媽要喊他。又

不敢高聲。恐怕冷不防將他嚇了。跌下樹來。却了不得。只得故意把脚步放重些。讓他聽見。奶媽便招招手。叫他下來。他便笑嘻嘻的溜下。到將及地時。聳身一躍。倒把奶媽嚇了一跳。道。好少爺。怎麼跑到這個地方來了。叫我到處好尋。老爺叫我來喚的。快出去罷。兒胖道。我還不高興出去哩。奶媽道。那是教你念書的。先生已經請來了。要出去換衣裳拜先生了。原來兒胖前兩天。奶媽同他做書包。買方字。說起過幾天。要讀書了。雖然着急。倒底是小孩子。沒有持久性。頃刻間就忘了。並且說就是先生來。也不要緊的。今天一聽奶媽說。果真來了。好像受了一個驚雷。把他呆了。以爲先生是不曉得怎樣一個憊賴人物。出去了。恐怕被他平空吞掉一般。便死迸着不肯走。奶媽哄他道。不要緊的。我同你去呀。便上去拉他。被兒胖洒脫手。掉轉身就跑。奶媽追將上去。他竟繞着園。大兜圈子。在樹木花菓叢中。穿來穿去。非常靈活。不料奶媽一雙闊板脚。却趕不上這小猴子。這時候。真變了無錫人團團轉了。只趕得臭汗通流。吁吁氣喘。却依舊拖他不住。便道。你不肯去。我到前面告訴老爺。停會叫先生打你。說着。便走向前邊。告訴衆人。都說今天這位少爺。一定有戲看了。要他拜先

生倒有些難呢。廳上博代已經讓先生進書房坐地。一面吩咐下人擺起桌子。點起香燭。吩咐僕人進去請少爺出來。拜先生。下人聽得答應了幾個。是走進屏後。伸伸舌頭。問起乳母。說少爺纔在園內。衆人走到園中。遍尋無着。連樹上都尋到了。竟不見影踪。再到各處尋覓。依然無有。只得出來回復。說少爺不知那裏去了。博代聽得發急起來。一面吩咐人快去搜尋。自己跑進裏面。問起奶媽。不敢隱瞞。把剛纔在園中請他出來。他不肯的話。一一說將出來。博代便蹬着脚。連怪乳媽不該嚇他。如其尋不出來。向你身上要人。乳母也嚇急了。便忙忙的遍地亂尋。幾乎不曾翻過磚來。直搜到廚房後夾弄中灰間內。一個人說道。這裏頭都是灰。一定不會進去的一個。人眼尖。看見脚印。忙道。這不是少爺的脚印麼。一定在這裏的。衆人聽得。一齊上前。在灰堆上細看。那曉不看則已。一看之時。幾乎嚇了一個大跳。只見灰堆中露出一張灰臉。兩只眼珠。骨碌碌的好不怕人。大家登時歡叫起來道。原來少爺在這裏呢。一個年齡很少的婢女。便上前去拖他。不防他舉起兩隻手來亂抓。婢女慌忙退下。面上早已受創。血痕一條條的。痛得直嚷起來。那時衆人一齊上前。纔將他拔出灰

坑。一看時。渾身上下。幾變成了一個灰人。連頭髮內。耳孔中。都砌滿着灰屑。別處更不容說了。便替他上下亂拍。說道。好了好了。快出去罷。

第六回 滾床下嚇壞赤脚婢 匿缸中急煞白頭翁

那兒胖本來要想躲過的。不想被他們依舊尋了出來。如今要他出去。如何肯依。見他們人多勢衆。便想出一個好法子來。抓起了地上的灰。向人亂擲。好如麻姑撒米。東海揚塵一般。衆人齊叫啊也。便望後倒退不迭。有幾個眯了眼。睜不開來。將手亂揉。有幾個灰屑。噲進咽喉。咳嗽不止。還有飛到衣領裏邊的。弄得奇癢萬分。兒胖却還在那裏亂抓亂丟。且戰且進。還讓車夫阿三勇猛。冒灰而進。將他一把當胸帶住。如小鷄也似的。拖將出去。任你如何將他手上抓指。好在皮膚堅厚。只是不放。兒胖看見無效。便用他最末的一着。哇的哭了。到得裏邊。巧姐早已曉得。便上前將他摟在懷裏。一迭連聲。心肝肉兒的亂叫。兒胖見了他母親。更撒起嬌來。哭個不住。好容易連哄帶騙的。哄了半天。纔把他止住了哭。只是仍舊不肯出去。外邊的先生。却等得久了。博代只得同他兒子商量。許他特別權利。並且說出去拜一拜。仍舊進來。衆

人也帮着勸哄。左說右說。纔把他說肯了。乳母替他換上新衣。同到前面。博代道。累老夫子久待了。快上來拜過先生。便命人端好椅子。鋪下紅氈。喚兒胖行禮。那兒胖却也奇怪。在裏邊十分淘氣。一見了先生。也會規矩起來。竟磕下頭去。慌得先生連忙扶起。總算禮成而退。倒也出於衆人意料之外。竟沒有鬧甚笑話。也不知是老夫子的先聲奪人。還是黃家的祖宗積德。這日便不曾讀書。却買長買短。享了無數的權利。博代果然履行條件。奉令惟謹。到明天仍用老法子。要他到學。果然靈驗。竟欣然的挾着書包。來見先生。這時兒胖已改了一個學名。叫做世璜。作書的爲稱呼便利起見。以後便叫他世璜了。你想想世璜這種好動的人。頑皮慣了的。那有心情念書。坐了不到一刻。便進去了不肯出來。那博代本來不喜歡讀書的。因聽了相士之言。做官發財的心熱。纔叫他兒子入學。所以也聽其自然。並不督責。勞學九見此情形。也落得省力。每天吃了飯。便睡中覺。便當他做養老堂一般。至於教課一層。不過撒撒爛汗罷了。那曉得樂極生悲。否極泰來。你要享福。偏不由你逍遙自在。那博代的妻子巧姐。本姓閻氏。他有個內姪。名叫四寶。要到學中附讀。一來因爲世璜一個

人在學塾內寂寞。叫他來陪伴。二來自己的內姪。免得在鄉間失學。到得書房。世璜有了頑要的對擋。從此便高興到學。那先生却被他們兩個魔王。鬧得頭腦都生疼起來。有一天。看見鬧得太不像了。便呵喝了世璜幾聲。世璜便哭到裏邊。告訴母親。他母親疼惜得了不得。便叫博代親對先生說。請他不要管緊。學九便諾諾連聲。自此以後。任他們翻轉天來。也不敢顧問。他本來有個酒癖。每到晚上。便一杯復一杯的自斟自酌。喝得醉了。有時便睡倒在椅上。有一天早上。一個赤脚婢進來。打掃書房。却不曾留意。當那先生還沒有起身。不料掃到棹子旁邊。見地下躺着一人。嚇得直嚷起來。仔細一看。不是先生是誰。原來本醉倒在椅子上。後來漸漸的身不由主。褪到了地上去。真做了斯文掃地了。幸虧七八月天氣尚暖。不致受冷。等喚醒他時。自己看看。方纔曉得在地板上過了一夜。不覺又是慚愧。又是失笑。後來白天也喝得沈醉。躺在椅上。呼呼打盹。他既這樣。那學生自格外活動。那天井中本來有兩只缸。時承接簷水的。因天久不雨。水早乾得一滴無餘。那四寶便想出主意來。要到缸中去頑頑。只是人矮缸高。走不進去。他却另有個妙法。將半窗開了。用椅子接

脚。從窗檻上跳將下去。那一個也跟蹤躍下。在缸內攪做一團。鬧了一會。要想出來。那曉進便容易。出却萬難。因缸是滑的。且攀援不上。兩個小孩。面面厮覷。沒做理會。索性蹲在缸中。一動都不動。恰巧裏面要開飯了。僕婦出來呼喚少爺。只見兩個人一個都不見。只有先生睡着在椅子上。一連喚了幾聲。把先生驚醒。問起少爺。却茫然不知。僕婦便四處找尋。饒你尋到天邊。那裏想得到在缸裏。學究自覺慚愧。便搔着白髮。在書房內踱來踱去。那兩位寶貨。明明聽得。却不做一聲。彼此互看着憨笑。博代得信。放下烟槍。親自尋到書房。說道。我們的孩子。那裏去了。老夫子想來總看見的。學九滿面惶愧。只得說道。晚生因一時有事。回到臥房。不曉得出來時。便不見了。博代正要說話。只聽得一個人喊道。在這裏了。衆人趕到缸邊一看。不是好好的兩個人。在內麼。便有人將他抱出缸來。學九見了。暗暗說聲慚愧。想博代必要訓斥他們幾句了。那知博代並無一言。反叫他們快去吃飯。一面對學九道。小孩子們真淘氣。帶累老夫子費心。實在對不起得狠。說完話。便踱進去了。弄得學九莫知所以。不曉是鈍他。還是敷衍他。要辭掉這館地。却有些捨不得。左思右想。且弄到那裏是

那裏守定了臉皮老肚皮飽的訣。諒他要辭。也不致就辭。即使決裂。還可想法。託渾家來說情。想到此。便心中坦然。依舊的行所無事。誰知這兩個學生。胆量一天大似一天。把戲也一天多似一天。起初還有些忌憚。怕先生管教。後來疲玩慣了。知道先生並無怎樣可怕的地方。竟慢慢的踹到老師的頭上來了。那學九有一隻銅壳錶。還是外甥送與他的。用了七八年了。每天總要開着。對對辰光。這一日。將錶壳開了。放在棹上。自己要小洩。走進房去。世璜看見錶內的齒輪。旋轉不定。心想他到走得高興。我偏偏不容他旋轉。便將手指用力向輪上一撥。果然的不動了。心中暗喜。想道。究竟還是我利害。仍回到自己坐上去了。一回兒。學九來了。坐到案上。看見錶已不走。甚是詫異。拿到耳旁一聽。毫無聲息。便取出鑰匙。開了又開。那裏中用。問世璜道。你們來動過我的錶麼。世璜搖頭說沒有。問起四寶。也是如此。學九心中納悶。又不好說甚麼。只把那只錶。翻來覆去的細看。心中十分可惜。雖明知沒有別人。一定是兩個好學生弄的。却也無可奈何。只好自認晦氣。然而終覺有些不舒服。

第七回 老學究上廝集飛螻 新少年登門吹法螺

那世璜與四寶暗暗好笑。便商議着捉弄先生。知道先生每天下午總要出恭的。便到後園草地上。捕了許多蚱蜢。裝在小盒內。趁先生磕睡。便掩進他的臥房。將蚱蜢一只一只的放在淨桶內。依舊關了蓋兒。等聽把戲。學九本來有個痔瘡毛病。每天總要坐在淨桶上好一回。他那裏曉得有人捉弄着他。這日下午。仍到臥房出恭。褪了袴兒。纔坐到淨桶上。那淨桶是纔經刷洗過的。裏面無水。蚱蜢蹲在中間。倒還安靜。那裏經得起熱尿一泡。便一只只的向上直跳起來。學九剛剛坐下。忽覺臀部有難。不覺大吃一驚。正不曉得是什麼東西。急忙提着袴立起身來。連一場小渡也沒有好好了局。只見許多蚱蜢。連飛帶跳。也有躡上身來。急得將一手亂撲。連蓋蓋兒都來不及。嚇得臉色青黃。走到外邊。坐在椅上。呼呼喘氣。等到僕人進來問道。那個撒爛汗。淨桶中放了許多蚱蜢。僕人都回說不知。却背後掩着口暗笑。只氣得學九鬚鬚直蹺。要想告訴居停。却又怕傷了感情。只得忍耐。這個樣兒。真好似畫上的學堂圖差不多。幸得工課却不上緊。天熱了不讀。天冷了不讀。有病了不讀。有事出門遊玩。又不讀。雖說念書。不過是名目罷了。學九怕他們吵鬧。却想出了一個法子來。

等到學生到學。講些故事。什麼封神榜。西游記。胸中所有的古董。一件件的演說出來。倒也聽得他們津津有味。他偏要買關子。講到正好聽的時候。却停住了。哄他們暫時安靜。正經一年也讀不上幾句書。你想如此的教課。那能有什麼長進。照此說來。世璜這幾年讀書。可算斷送光陰。虛拋歲月的了。哈哈。却又不然。原來正經學問。果然一些沒有。別項的進步。却是一日千里。門房內的下大夫。常常拉着胡琴。高唱京腔。世璜常同他們胡混。居然被他學上幾句。每到高興起來。便店主東先帝爺的亂唱。博代聽了。得意非常。說孩子們會唱戲。是好習氣。從前滿清的王爺大老。差不多個個都能自拉胡琴。唱上幾齣。漢人中如做北洋總督的楊樹湘。兩江總督的段芳。也能研究入微。現在世璜能留心這個上頭。將來一定未可限量的。所以論到兒子唱的時候。反在那裏擊節歎賞。並且常帶他到各舞台聽戲。要他心領神會。巴圖上進。世璜第二樣的技藝。却是賭錢。原來他的母親最喜歡的麻雀牌兒。在家裏常招着張家太太。王家小姊等。一班同道人物。在內聚局。自己也常到各家赴局。出去時。往往帶着世璜。鬥牌的時候。世璜在旁一看就會。回來時。遇到僕人們聚賭。也能

在內插一脚。不但是麻雀。連牌九搖攤。無一不懂。有時巧姊又麻雀的時候。烟癮上來。他竟能坐下去代叉幾圈。居然能贏錢。喜得博代大加獎勵。說賭錢是現在極通行的。外面應酬場中。萬不可少。就是前清那些運動差缺的人。往往帶着錢進京。與京中這班闊老合局。只消幾場麻雀。輸掉數萬銀子。不怕沒有事幹。就是世璜不會。我還要叫他去學。難得他竟一見而知。從小就會。這真是將來做官的資本哩。看官。自古道養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這句話看似老生常談。實在很有道理。若像博代這樣的義方之訓。你想還有什麼好兒子教得出來嗎。不用說。將來又是一個黃博代罷了。那四寶本是個鄉里小兒。天生的一種劣根性。種種下作行爲。無一不備。與世璜在一起相混。真算得同氣相求。如染鮑魚之臭。原來小兒的淘伴。也是要緊的。本質好的。遇了壞人。也可把他帶壞。何況像世璜天生是個劣品呢。如今且慢閒談。再說學九老先生。在黃公館醉生夢死。不覺得已被他混了五六年。這五六年中。所受那學生的魔難。真也記不盡許多。胸中的古董。也已罄盡無餘。學生的成績。却是全無其事。自己也覺得有些難以交代。偏偏的痔疾又發作了。這回甚是利害。只

得放假回去。一連數月。並不見來。後來接到他一封來信。說是病倒了。已成半身不遂之症。請居停另請賢師。表示辭館的意思。博代也不好強他。只能答應。從此世瑣便不讀書了。四寶回到鄉下。便覺得一個人少了同伴。寂寞起來。無可生發。天天的帶着錢。同着僕人到各遊戲場閒玩。或跟了博代。到舞臺看戲。有一晚。博代挈着他觀劇。却遇見一個老同僚。從前出使過外洋的。姓商。名國權。見他也帶着一個十餘齡的幼子。彼此談論些別後情形。官場的經驗。又各命兒子上前見過了。博代問起國權。今年令郎幾歲了。讀甚麼書。國權便一一的替他兒子誇張起來。說纔得十二歲。名叫良新。現讀外國文。又說我們年紀老了。不中用了。將來能升官發財。要望着他們小輩的了。如今要在政界活動。還是懂兩句洋文的便宜。進可以做外交總長。或駐外公使。繙譯叅贊等類。卽退下來。在商界上亦可以做個洋行買辦。不愁沒有立足的餘地。像令郎這樣年幼。正可讀習外國文字。未知現在在那個學堂。博代道。僅讀過幾年中文。現在就放他出去讀書。究竟年紀輕。不放心。最好請一位西文教習。在家裏教着。只是要想尋一個好先生。老哥可能代爲留意嗎。國權道。說起請教。

習。敝處所請的那一位。也就很好。何不叫他到尊府來教呢。博代道。此人是何名姓。國權道。姓溫。字葦航。曾做過露天洋行的繙譯。向來住在洋涇浜的。一口好外國話。有時連外國人聽了。都不懂得。聽他自己說美國的巴黎。德國的倫敦。都會到過。學了幾年。還嫌比學得不好。再到北美國以北的一國去學來的。所以他的西文西話。比衆不同。尊府要請。小弟可以代爲說項。請他每天到府來教授令郎。不曉得老哥以爲如何。博代道。好極好極。就費心代請罷。當下說定了。就各自看戲。不去細表。過了幾天。博代在房內吸煙。外面傳進一張卡片。一看時。原來姓溫的先生來了。便出外接見。姓溫的。却是個西裝少年。眼架托力克鏡。足登皮鞋。手裏還拿一根手杖。臉上却塗了些雪花粉。頭髮刷得光亮。態度甚是活潑流利。一見博代。便脫帽鞠躬。口稱密司脫黃。博代聽了。莫知所以。便讓他上坐。他連聲的也司也司。便坐了下來。等到送上茶來。見他身邊取出一面小小鏡兒。細細的照了。又照。看了。又看。方纔將茶杯放下。一面說道。我們中國人。最不講衛生。這水中。是有微生物的。吃了下去。一定生病。我在西洋外國的時候。自己蒸着汽水。飲下去。纔合衛生。一到本國。每出來。總

帶着顯微鏡兒看過了。方敢入口哩。博代方纔恍然道。原來如此。

第八回 北里涉足先生牽線 西席弔膀學徒拆梢

那葦航與博代說話時。十語中倒有六七語夾着西語。博代一些不懂。同他七不搭八的敷衍了一會。據他說歐美各國差不多都到過了。美國實業界中。有個販牛皮的牛皮大王。幾次發電來請。還不肯去。如今因國權那邊再三說了。纔來府上的。博代免不得說了些有屈費心的話。訂期每日下午來教一點鐘。臨走的時候。說了一聲咕的排哀。便支着杖。挺身走了。過了幾天。果然到館。教授起來。博代知道他是西派。預備了外國點心。請他吃。他倒也隨隨便便。就是送上茶去。也不取出鏡子來照了。因為學生太少。世瓚一個人。太嫌清靜。隔壁胡公館又附了兩位來。一叫胡禮。一名胡度。渾譚的兒子渾仲也進來了。一起共四位學生。書房中又熱鬧起來。一片聲的愛皮西提。鬧得人耳中生繭。那葦航却又是一種教法。果然有效。不到幾天。什麼拼紐司。什麼槐哀甫。都懂了。正經的字母。却還沒有認識幾個。而且做人圓和。與學生嘻皮笑臉。無所不爲。專一打聽人家幾位姨太太。幾個姊妹。連丫鬟的年紀。僕婦

的多少。都要刺探。那些學生。却甚是歡迎他。一樣一樣。都細細被他全本曉得了。正不知是何用意。這還罷了。那黃家本來有兩個丫鬟。大的叫海棠。小的叫荷華。都畧有姿色。每逢教課的時候。常到書房門口張看。聽了那鈎駟格磔的聲音。在那裏格格的好笑。葦航是何等積伶。未免的送他幾眼。逢到送點心。或請少爺進去。葦航便叫住了。問長問短。打牙擦嘴。兩個丫鬟也懂得些人事。見先生年輕漂亮。勝似前番的勞先生萬倍。不講別的。那勞先生張開口來。牙垢有一分多厚。面孔板着。好像棺材板一般。令人討厭。怎似現在這個溫先生。鋒芒圓活。所以也就脈脈有情。芳心暗動。就是上面不差他們到書房。也要借着名目。進來兜搭。弄得那葦航饑涎欲滴。只是是礙着學生在面前。不能十分的脫略。兩個丫鬟也是心熱如火。神思迷離。只是先生每日只來一小時。忙裏偷閒。能有幾多工夫。只好雀兒見襲糠空。喜歡罷了。還是葦航想出法子。說要添夜課了。晚間來往不便。商量住館。博代居然答應。便就在從前勞學九的臥房住下。葦航設這妙策。果否能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這却成爲疑案。你想黃博代的家庭。那裏有什麼好規矩。作書者也不必同他諱飾。只是此書並非

爲誨淫而作。關於這種曖昧不明之事。亦不屑去細細說他。還有一句要話。要對諸君說的。現今文明世界。固不容有買賣奴婢的行爲了。但是既經買來的。到了稍爲長大些。還是早早的將他遣嫁。否則放在家中。防止得嚴些。不免有怨曠之虞。若管轄稍鬆。這就有許多不可問的事情出來了。而且防止太嚴。也不是善法。因爲專制得利害。反動力也是很利害。往往有些大人家的婢妾。不是背主私逃。就是自戕生命。無非爲那束縛太嚴的緣故。閒言少說。葦航既到黃家下榻。免不得晚上也要敷衍些功課。到了星期。說是照例要休息的。往往帶着世璜。同去游玩。起初僅不過逛逛馬路。遊戲場中走走。或看兩回戲。就回來了。博代只當是先生喜歡學生。況且世璜雖說年幼。却甚是老練。更兼有老師帶着他。可無他慮。所以甚是放心。也不派人跟隨。後來葦航帶慣了。世璜也跟慣了。有一天竟同他逃起堂子來。在裏頭調情打趣。醜態畢呈。種種怪像。都被世璜看在眼裏。刻在腦中。有這位良教師循循善誘。自有這位好學生亦步亦趨。從此世璜又添了一種嫖學。葦航叮嚀他回家休要說起。世璜果真敬遵鈞諭。一字不提。從此師弟之間。感情更加密切。就是世璜有些不懂

的地方。當不起葦航逐事指點。果然一說就明。心領神會。惟對於兒女之情。未曾實驗。終想試行試行。先從家中兩個了鬢做起。豈不便當。從此世璜對於海棠荷華。未免有情。不是那以前天真爛漫。一味的瞎鬧了。以後有無關係。作書的仍照前例。不去細談。只做个匣劍帷燈。含而不露。只是俗語說得好。扳了磚兒壓自己的脚。那葦航辛辛苦苦。教出了這個高足弟子。不想發矍新試。便要想嘗起老師的禁鬻來。做了個師弟同門。這還不要說起。也是合當有事。有一天世璜因睡不着。絕早起來。輕輕的掩到下房。揭開他們的帳門。張看見海棠床上。並無人睡着。荷華與他同房住的。睡得鼻息鼾鼾。却也不去驚動他。心想海棠如何起得怎早。便到各處尋覓。不見影兒。不覺尋到書房外邊的天井內。聽見臥房內似有聲息。便扒近窗。從隙中望去。却看不甚清。停了一回。見帳門一開。走出一個人來。彷彿是海棠的身影。落後溫先生也下床來。世璜便閃在缸後。蹲着身子。聽得房門輕輕響動。似有一人到裏邊去了。急忙的躡脚跟上。一看不是海棠。還有誰人。不覺得一股酸氣。從脚底心直衝上頂門來。要想叫破他。想了一想。不如如此如此。便按下了。暫不聲張。從此世璜便留

心着他們的行動。常常起早偵探。自古道。天下無難事。只怕用心人。竟被他候到機會。那天海棠又到書房。世璜却取了一把鎖。暗地跟隨。等到他一進房中。關上房門。世璜早在外面拍撻一聲。將門鎖上。裏面二人聽得。正在驚疑。世璜却在窗外低聲喊道。海棠海棠。只嚇得二人手足無措。急急下來。（四字妙）要想出門。已經牢牢鎖着。撼一撼。動都不動。世璜又低喚道。你要撼門。我就要叫起來了。葦航聽得是世璜的聲音。却放了心。也低聲道。可是世璜麼。快不要作耍。開了門罷。世璜道。這個鎖。今天不開的了。若要開時。等到大家起來了。自有人來開的。這幾句話。說得葦航又發急起來。只得再三央告。求他開放。却又不肯高聲。世璜故意的作難。不肯就開。說請你來教英文的。你大清早留着海棠在裏面。做些什麼。你要開。也容易。我們須得講講看。許我些什麼。這時葦航只好聽憑撥弄。弔桶落在井裏。不敢同他違拗。問道。你要怎樣。我都依你。世璜便要他請兩樽花酒。看一次戲。葦航無法。只得再三磋商。說明了一樽花酒。方纔應允。世璜偏又狡猾。恐他一開之後。翻悔起來。不肯履行。俄延着。還不肯就開。葦航見時候愈進愈遲。恐有人來。一見之後。置身無所。只得指天誓

日的告求。世璜道。你不請我。我也不怕。只是你們以後不得這樣的便當了。這句話來得促狹。果然不使你有轉變的餘地。便上前輕輕的把鎖去掉。說道。便宜了你們罷。海棠聽見開了。便急急的走出書房。飛也似逃向下房。世璜隨後喊道。喂喂。海棠也不答應。只將手搖着。分明似叫他不要高聲的意思。

第九回 秋波橫拋潑翻醋缸 春光洩漏打破飯碗

恰好乳媽賴氏聽見了。便在被窩內伸出頭來喊道。誰在那裏叫。海棠接口道。是少爺。大早起就來同人家鬧哩。賴氏道。少爺倒起得怎早。多謝你不要鬧。讓我們多睡一會罷。果然世璜就不追了。自到後園。扒高落上的頑耍。海棠也不睡了。便坐在床沿出神。這天上學。葦航見了世璜。面皮雖老。也有幾分不好意思。世璜於無人時。要他當夜就請。葦航無法。只得減輕條件。先請他看了一檯戲。打了一個茶園。至於花酒的話。推托說沒有現錢。過兩天拿到束脩。一定同去。世璜知道他要過河拔橋。且等了兩天。如果放生。到時再定主意。不想一個要佔便宜的先生。却被小小的學生。敲了一下竹槓。這也算得聞所未聞。額外奇談。海棠見了世璜。連連白眼。怨恨他不

該如此撒爛污。世璜道。你是我家裏的人。誰教你吃野食。那天還算便宜你呢。倘然不開你出來。看你怎樣。海棠道。不開就不開好了。怕你割下我的頭去。世璜道。你不要嘴硬。你不謝謝我。反要說這樣話來。我不叫你們相會。看你有何法子。這海棠的脾氣。也是很僵的。便說道。你有法子。難道我沒有法子。各人看各人的本事就是了。正在背地爭論。忽聽得上房叫喚。遂各各分散。那世璜果然刁鑽。便串同了渾仲胡禮胡度。一等到海棠到書房中來送東送西。借事兜搭的時候。便打夥兒的咳嗽起來。一天海棠又進門來。對着先生橫拋秋波。世璜一則要報復他們。二則覺得心裏酸溜溜地。就連喊着海棠弔膀子。那渾仲等也喊先生看中丫頭了。嚇得海棠急急奔逃。連跌帶踉的進去。葦航急得面容失色。急急的兩手亂搖。說道。不要響。幾個頑童。更是拍掌喝彩。聲浪嘈雜。葦航一見海棠進去了。便安下心來。對學生板着臉道。你們這樣。真正叫撒我爛污。這個話可是說得的。被人聽見了。當做真有其事。這還了得。世璜道。我親眼看見的。先生不要賴了。那胡禮胡度也在旁邊和調道。我也看見的。先生還動手拉海棠的手哩。葦航被他們說得發起急來。待要發作。恐怕這事

愈鬧愈不穩。究竟有些下元虛。不敢張揚。只得收科道。我等不要胡說了。快些讀書罷。世璜道。我們說出話來。不講賴的。不像先生專們要賴人的。過了河兒就拔橋呢。葦航也明知他話出有因。只是手頭無錢。不能了他的心願。只得妝作不聞。隨和過去。那海棠從此書房內有人時。便不敢出入。心內暗暗恨道。你不容我們會面。也沒有用處。俗語說只有千日作賊。沒有千日防賊。待到晚間。依舊可以私自出來。怕你有甚法兒攔阻。那曉世璜更是可惡。吃飽了飯。沒有事做。竟專尋他們的晦氣。暗地偵察。總要想個法子。使海棠不敢出來。竟被他得了一計。他知海棠白天不得空閒。晚間要伺候博代夫婦吸烟。到一二點鐘。纔回下房。私期密約。總在下半夜。至一清早。他便破費精神。專在這個時間。用心刺探。有心要想嚇他一嚇。從來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有一晚。竟被他探着了。原來這一晚。博代夫婦因出外看夜戲。却單帶着荷花出去。世璜權托腹痛。願在家中照看。這個信息。不曉得被葦航怎樣知道。便在書房等候。想是海棠通的風了。那些下人見主人不在。各自偷懶。賭錢的賭錢。吃酒的吃酒。世璜假裝腹痛。關着房門。睡在床上。却從後房轉出。溜到書房外庭。

心內假山背後。帶好了一條被單。一幅白絲巾。原來從裏面到書房。必要走過天井。這夜月光雖有。却不甚明亮。世璜等得好不耐煩。正想進去。忽見天井旁月洞門內。來了一個人。望過去正是海棠。見他躡足潛踪。一步一步的進來。世璜急把被單在。身上一裹。將白絲巾兜着頭面。閃到海棠背後。將他衣裳一拉。海棠出其不意。回頭一看。見一個雪白的人兒。面目不分。嚇得大叫一聲。魂靈出竅。沒命的飛跑進去。在門檻上絆了一交。也不顧痛苦。扒起身來就走。這個當兒。葦航在書房明明聽見。急忙走出看時。世璜早已溜了進去。葦航也莫名其妙。只得呆呆守候。那曉等到天明。海棠也不會出來了。再說海棠逃到裏邊。嚇得氣喘吁吁。心頭突突的亂跳。又不敢告訴人。但一閉眼。好像那個鬼還在面前。這夜嚇得睡夢中醒了幾次。一到明天。便發寒發熱起來。朦朧之中。常常叫喚先生救我。開得大家多知道海棠與先生一定有些首尾。不知怎樣。連博代的夫人也曉得了。便告訴博代。說先生路道不正。海棠病兒有些奇怪。那博代聽了。心下也有些狐疑。問起世璜。可曾見海棠到書房先生與他作何形狀。世璜便將海棠常到書房弔膀子的話。乘間說出。並言此事胡禮胡

度等大家曉得的博代聽了。十分動氣。便言你何不早些告我。世璜道。先生說的。如其說出來了。要將戒尺打死我的博代聽了。氣得鬚鬚都蹶了起來道。真正豈有此理。便道。你今天不要出去讀了。請他早早滾蛋爲妙。世璜正因自己每每勾搭海棠不上。却被老夫子先佔了去。心中含妒。又因葦航不肯請他花酒。要給些顏色與他看看。一聽此言。正中下懷。可憐葦航那裏得知。還盼望着海棠如何多天不出來。聽得門房中人說。海棠遇鬼病了。心中便疑到前晚庭中叫喊的。一定是海棠。不想這庭內有了鬼魅。想到此。便有些寒毛直豎起來。我住在此間。不要碰着了鬼怪。這倒有些可怕的。便想搬出外邊。却又捨不得海棠。望他病愈出來。重續舊好。正在躊躇莫決。却見書房外下人走過。多看着他笑。心中又詫異起來。難道我面上頭上。有些不潔淨嗎。便取出小鏡來照了。又照。並無可異之處。正要等世璜出來。問個明白。那世璜偏偏的不見出來。一個人在房中蹀躞來往。心中默默盤算。忽抬頭看見世璜來了。進來一鞠躬。呈上一封紅紙包。說道。這是先生的柬。修葦航道。爲何如此要緊。世璜道。我父親說的。要入小學堂了。今天起。我不讀了。正說着。胡渾兩家也遣人把

修金送來。葦航這時候。如頂門上擊下一個疾雷。不覺目瞪口呆。手足無措。明知這事有些奇怪。一定出了岔兒。要問世璜。却一溜烟進去了。欲想尋人說項。那商國權已到漢口去了。無可奈何。只得垂頭喪氣。掩旂息鼓的走了。心中懊悔。不該吝惜一拾花酒。一定是世璜弄出來的元虛。竟把好好的。一個飯碗打掉。看官他到此地位。自己還不省悟。這種沒行止的人。作書者也不屑提他。原來胡渾兩家。也是博代預先去關照。說先生辭館了。所以疾把修金送來。依着博代的主意。要想當面坍塌他的檯。要將海棠變賣於他。幸得夫人阻止。給他一個體面。將他辭去了事。要想責罰海棠。却見他病得利害。且自由他。後來海棠病愈了。究竟把他責打一頓。嚴禁他以後不許出中門。那海棠嘗過味兒。再也不肯安分。

第十回 黑板上生徒畫烏龜 黃浦灘女工罵測老

有一天在露台上晒衣。隔鄰也有一個露台。却有一個小夥子在上面。是個做厨司的。彼此言語兜搭。眉目傳情。却被主人看見。將厨司歇了。不道兩人已有密約。一天大清早。海棠竟不見了。博代着人到各處尋訪。登報懸賞。並無蹤跡。只得罷手。他不

知海棠另有新歡。以爲仍是被葦航誘去。深怪商國權不該荐這樣一個人來。從此後決不再請先生了。要讀書還是進學堂去。好在世璜年紀也漸漸的大了。到外邊也可以放心了。事有湊巧。隔壁渾仲已進了一個小學。教做萬同學校。原是取萬國來同之意。離此不過三里多遠。好在有包車在家。可以拖着往返。有渾仲作伴。更不愁孤單。不多幾日。便報名入學。他的讀書。不過是應名罷了。那裏肯專心用功。好在做教習也是眼開眼閉。只要學生發達。學費到手。却也不管誤人子弟。實在要他管這許多學生。使他們平均發達。精力也真來不得。只好撒撒爛汗。世璜却更得意了。在家中本來鬧得有些不耐煩。一到學堂。魚龍混雜。人類衆多。自然添出種種的頑戲來。一天到學早些。教習還沒曾上課。一衆學生喧囂不絕。世璜却跳到教台。在黑板上拿起粉筆。畫上一隻大大的烏龜。旁邊却寫着教習的名字。大家看了。拍手喝起彩來。一回兒教習來了。看見黑板上的小照。心中也有些氣忿。要想發作。既而一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傷了學生的感情。便一聲不響。拿起粉刷。輕輕的抹去了。從此學生們背後都喚他烏龜教習。那學堂門前。常有一副賣油豆腐擔兒。學生

散課的時候。每每作成他些生意。世璜却想出主意來。約定全體學生。家中取得錢來。你也一碗。我也一碗。把他擔內所有的油豆腐。吃了一個罄盡。再要時。却沒有了。便叮囑他明日多挑些來。我們人多。少了是不彀的。那小販聽得。喏喏連聲。曉得這是大宗生意。一到明天。果然備足了油豆腐。在校門前等候。高聲叫賣。那知叫了半天。一個人也不見出來。明知上了學生的當。有意尋他開心。又恐擔誤了別處生意。只好挑着走了。原來做學生的。往往借着吃點心。購書籍等名目。向家中索取銀錢。到外面耗費。可憐做父母的那裏知道。更有那些工於斂錢的校長。監學等。每每想出些花樣來。要圖學生派捐。不是說要製國旗。備旅行。就是說開報社。買書本。種種名目。加添出來。使學生到家索款。更有所藉口。你想一年教育費。擔負已是不輕。若是真正盡歸教育所用。倒也罷了。偏偏有這些格外開支。教那些身家稍爲貧薄的。那裏擔當得起。二十世紀的讀書。真也不容易呢。那世璜仗着家內有錢。可以予取予求。且博代止此一子。溺受異常。關於用錢一層。並不加以限制。任他要多要少。無不如響斯應。大凡種種的作惡。也須要有錢纔可行的。子弟們初入學堂。更不宜使

其囊橐有餘。養成一種狂費無度的積習。如今世璜有錢在手。自然要想出用錢的法兒。起初到學堂。每叫車夫接送。後來便要自己行動了。高興時到校內敷衍一會。不高興時。便推說家內有事。却將書包寄與同學家內。與渾仲向各處游逛。居然口銜香烟。足登皮鞋。有小滑頭的形景。各遊戲場劇館書樓。常有他的蹤跡。每到夕陽西下時。駕着同學的自由車。在馬路上往來馳逐。一天在黃浦灘。奶媽領着小孩閒玩。那奶媽遇着了他的鄉親。立着閒話。絮絮不休。不提防小孩一個人已蹲到馬路中心。恰值世璜那輛自由車。飛星也似過來。看見小孩。要想煞車。已來不及了。將小孩一撞。撞得四脚朝天。撲翻在地。世璜見已闖了禍。便急急的脚下明白。飛也似的踏着車走了。那曉得越是匆忙。越惹是非。對面却有幾個掉湖絲的女人。散工出來。在馬路上言三語四。嘻笑而來。世璜這輛車。直衝過來。女人避讓不及。幾乎被他撞倒。要想拉住他。早已被他滑去。只得小測老的大罵了一頓。世璜全然不顧。依舊的每日遊行。究竟借來的車。嫌其不能自由。便運動老子買下一輛新車。起初甚是高興。天天踏着好頑。過了半月。又不喜歡踏了。却要騎起馬來。在路上橫衝直撞。後來

碰倒了一個老人。被人拉住。出了十塊洋錢養傷費。方纔了事。從此又不高興騎馬。便到新世界跑驢場中去租着亂跑。又去學習跑冰。跌得鼻青嘴腫。種種淘氣的事。也說之不盡。後來有幾個同學。要到致虛中學去了。連渾仲也要進去。世璜趁淘。也跟着他們脫離小學。逕入中學。搬進行李。在校內住宿。却仍是一禮拜住不到二三天。其餘的工夫。或在外面閒蕩。或在家中混鬧。那荷華本與他有特別的交情。所以世璜每每買了許多香水牙粉絲巾等類。背地送他。博代模模糊糊。並不留意在這些。那巧姊終日抱着一桿烟槍。稍有工夫。要緊賭錢都來不及。那裏有精神管到這一層。所以任他們背地胡鬧。在外面看來。赫赫的一家公館。那曉內容腐敗。到了極地。世璜一到學堂。便嫌飯菜不好。自己添着菜吃。到了晚間。瞞着監學。合了許多人在房內賭錢。又起小麻雀來。或打撲克。或推牌九。也有人在外望風。等到監學來查時。早已掩旂息鼓。無臭無聲。但一轉背。依舊合局。賭了個不亦樂乎。這致虛中學的左近。却有一個女校。喚做培俗學校。裏邊有個女學生。姓笪。名埒素。綽號爛蘋果。生得年紀與世璜相倣。論其品貌來。與世璜正是一對。更有一件巧事。他住的地方。正

在右鄰。在自己家內洋台上。可以望見他的閨中。那笄家本是做剛白度的。老頭兒。姓名叫做笄山竇。家中狠有資財。每天坐着汽車。去到巫明洋行。做那洋人的奴隸。妻子笄氏。也常到博代家來賭錢。女兒埒素。也常常帶來。世璜與他本來就很熟的。以前兩小無猜。彼此不懂人事。祇不過混在一起。胡攪罷了。後來世璜經葦航的教導。自然知識開通。不比從前混沌。埒素年事漸長。情竇已開。彼此相見。自然都有些意思。有時世璜在洋台上頑耍。埒素也在洋台言來語去。或贈些食物。及化妝品等等。也不止一次。後來埒素到女學去了。一禮拜難得回來一二次。彼此相見的機會。不如以前的頻數。恰巧世璜入了中學。大家相離既近。有一次散謂的時節。出外閒步。竟在路中碰見了。世璜如拾到了珍寶一般。上前廝見。彼此絮絮的。不曉得講些什麼話。却被一個同學見了。大聲喊道。世璜吊膀子。你們來看吓。這一聲不打緊。有幾個同學。果真圍將上來。也有幾個認得埒素的道。這是爛蘋果。可是要來尋野食吃嗎。我們先把他這個蘋果敲爛他。原來埒素的兩頰上。有兩個癬癥。紅得如爛蘋果一般。所以得此綽號。當下這麼一鬧。急得世璜雙手亂搖。叫他們不要胡鬧。衆人

那裏肯聽。埒素見來勢洶湧。却也見機。便急急的走了。世璜便對衆人發跳道。他是吾的緊鄰。吾們天天在家見慣了的。偶然碰見了。講講話。有什麼要緊。你們就這樣瞎鬧起來。豈不叫人家下不去。衆人道。這有甚麼妨礙。他又不是你的妻子。你爲什麼要幫護着他。

第十一回

玉樓命駕風淒素幃

金屋藏嬌春暖錦帳

這一句話。打動了世璜的心事。要想得埒素爲妻。自此便常常寫信與埒素。互通情愫。有時還約到外邊。乘間會晤。反是埒素出主意。叫他託母舅作媒。原來埒素的母舅。姓毛。名式規。此人不務正業。在戲場內做個案目。世璜常常看戲。却與他熟識。如今聽了埒素的計策。便託他作伐。笄家自然是願意的。不料博代却不肯答應起來。你道爲何。願來博代已與渾彰說好。知他有個愛女。年紀與世璜相做。彼此都是做官的。且又十分要好。比着笄家的門楣。自是不同。所以要將渾家女兒娶來做媳。竟把式規回絕。世璜回得家來。曉得了。慫恿母親。要他答應。那博代心中不願。當不得他無法無天的亂鬧起來。他母親又異常溺愛的一力的幫着兒子。勸老頭兒要成

就他們這段姻緣。博代弄得走頭無路。只得捨棄主張。勉從台命。反托人到笄家去說親。那笄家見他起初回絕得決裂。心中也有些生氣。便裝喬起來。不肯就應。允培素回來曉得了。便拿班做勢的。不飲不食起來。慌得笄老夫婦沒走一頭處。想來一定是喜信動了。錯過了良緣。反爲不美。便急忙答應了黃家親事。擇定吉日。受茶過禮。培素的病說也奇怪。竟霍然而起。總算如了他一對痴兒女的心願了。這部書原是撒爛污的全傳。如今嘮嘮叨叨說上半天。也並沒見有甚撒爛污的去處。看官且莫心慌。正文尙在後面。原來世瓚的天資本不甚低。在學堂中混了幾年。雖說不肯用功。却也被他得了些半瓶醋的學問。等到攷畢業的時候。居然也得到文憑。從此以後。也不入學堂。便在家納福。出外逍遙。認識了兩個蜜友。一名胡羣。一名苟讜。終日引着他狂嫖濫賭。而且性愛開闊。每在妓院中擺起四雙雙檯來。銀錢不穀。回家向博代硬要。如不肯與他。便跳得八丈高。大罵起老畜生老忘八來。說你單有我一個兒子。左右總是吾的家產。現在不捨得與自己兒子用。難道要帶到棺材裏去不成。只罵得博代一佛出世。鬚鬚直跳。他妻子把兒子勸進房內。暗地取出錢來。與他

開銷賬目。一句不去責備他。世璜更加膽大。用錢如流水一般。還嫌不得爽快。託着胡苟二人。到處借錢。願出重利。大家曉得他老子有錢。將來這份家業。自然歸他。不怕他少了去。便自有人拿出錢來。貸與他使用。借券上寫明堂前鼓響。本利清償。明是說專等博代一死。孝幃前鳴鼓的時候。便是還款的期限。可憐博代在家內。那裏知道。人還沒死。已由他好兒子將產業暗暗的抵與他人了。世璜手內有錢。自然心粗膽壯。包了一個妓女。名叫賈愛情。常常的花天酒地。那賈愛情知他有錢。而且手段很鬆。便想出種種方法。敲他的竹槓。砍他的斧頭。他却無有不應酬。無有不鑽圈。有一天正在吃酒。吃得開心。樓着賈愛情在胸前取樂。忽然家中人來報道。老太爺病了。請少爺回去。世璜聽了。却把下人大罵一頓。說什麼事大驚小怪。不要說他病了。就死了。也沒有什麼要緊。快些同我滾開。少爺今天沒有工夫哩。罵得下人一佛出世。只得回去。却又不肯直稟。只說尋他不着。博代思子心切。再打發人去尋找。一連幾次。都被世璜罵開。後來不敢隱瞞。實言告訴了博代。博代的病勢。只管沈重。又聽說世璜不肯回來。免不得心中一氣。博代妻子也發急。再着人去勸世璜回來。有

一天不曉怎樣。世璜忽然高興想到回家。走到家中。見博代一息奄奄。睜開眼見了世璜。上氣不接下氣的喚道。好兒子。你今天回來了。世璜對他冷笑了一聲。說道。你倒還沒有死麼。往常問你要錢。你還不肯捨得。如今看你能帶到陰司否。正在說話。他母親走來。說你父親有病。難得你回家來。可以商量商量。請那個醫生好些。世璜道。講到請醫的事。孩兒自有道理。便命下人將城內外各科醫生。統統請來。可以比較高下。擇方選藥。他母親道。何須要這許多。世璜道。少了醫不好病。仍得另請。不如一起招來。省費用折。他母親再要說時。他道。你既叫我來此。又不照我的法子。以後我就不管了。他母親也無法奈何。只好聽他混攪。不到半天。果然請的醫生。陸續而來。幾乎廳堂擠滿。共來了二百餘人。針科內科外科喉科婦科幼科傷科祝由科等。無一不全。世璜吩咐無論那一科。必得要醫一醫。有幾位醫生問起病症。進來看過。便說此是內科主政。與我傷科無涉。有幾位說吾等是幼科。治老人非所專長。有幾個說並無喉症。有幾個說不涉婦科。世璜說一概不妨事。既經來到。總請開了方去。能打針者打他兩針。能醫傷者留些傷藥。衆人都面面相覷。不敢擔任。如此奇特的

請醫。却也從未遇過。也有幾個胆大的。寫了幾個海上方。聲明不負責任。世璜大喜。加重的送過看封。便有人看了涎羨。便照樣敷衍。不拘三七二十一。亂寫些方藥。打針的便揀不要緊的所在。打了幾針。祝由的便念念有詞。搗鬼起來。鬧到黃昏。方纔完畢。一一的懷錢辭去。藥方積了一大疊。拿來與母親看過。巧姐是不識字的。便道：你看誰最有本領。便用誰的方就是了。世璜便揀了十張。贖了十帖藥來。用一個大鍋煎在一起。吩咐煎好了。送與老頭兒吃。一定能好。自己又取了些銀錢鈔票。到賈愛情那裏去了。世璜這一下子。單單請醫生。就用去近千塊錢。你道他何以如此。法。原來他有他的用意。醫生都請到了。讓大家都知他待病父。總算對得住的了。十帖藥煎在一起。你想怎能服得。他却最好他老子早死。吃下去死了。這是醫生醫不好病。與自己無涉。若然病好了。還是我的功勞。他有這兩個主見。所以敢撒此爛污。幸虧家中人見他走了。知道這是吃不得的。便沒有煎服。無奈博代的病。竟無起色。世璜與賈愛情打得火熱。竟不想回來。由胡羣慫恿替賈愛情贖身脫籍。擇期娶納。耗費了三千金。這筆款項。又是向一個姓方的叫方理行那裏借來。另外租下房子。

娶來那一天。鼓樂喧天。竟照娶正室的排場相似。由胡苟二人。招來許多同黨。歡呼暢飲。狠爲熱鬧。那夜錦帳春暖。繡被香濃。正是世璜生平第一椿樂事。那曉世璜金屋藏嬌之日。正博代玉樓赴召之時。家人打聽的實。前來報信。世璜那裏肯回。無如來吃酒道賀的人。一半是債主。知道博代一死。本利都可到手。便大家勸世璜必須回府。世璜無奈。只得安慰了賈愛情。說明暫別一二年。再來陪你。外面的許多人都跟着世璜。到博代宅中。各拿出借券。在廳上等候。七張八嘴。向世璜索債。世璜急急奔到裏邊。向他母親逼出存摺支票簿。立命人向錢莊銀行。提取款項。一分派。果然絲毫無缺。衆人都贊他脾氣爽快。言行相符。各各歡喜而去。獨留着胡苟二人。掛素幃。買棺木。帮他料理喪務。這一來。足還去了三四萬金的債務。可憐博代一生辛苦刮來的地皮錢。竟應了他好兒子的讖語。不能帶到棺材裏去。也不及看他兒子做總理選總統。竟是奄然長逝。未免遺恨千秋了。

第十二回 致訓辭一派胡說 行婚禮兩番笑談

博代一死。自然世璜當道。老子死了。全不在他心上。反趁了私願。家內的錢。從此可

任情揮霍。不到三天。把賈愛情遷進宅內。名爲寢苦枕塊。實則傍玉偎香。他母親巧姐那裏制得住他。只好任他胡爲。只便宜了胡苟二公。經手喪務。却揩去了不少的油。出喪那天。慇懃世璜格外鋪排。果然煊赫異常。行牌執事。旂鑼傘扇。軍樂洋洋。送客紛紛。裏邊夾雜着檯閣高蹻。京班戲耍。清音僧道尼姑。果然比神會還要好看。花去銀錢。不在少數。博代總算死有餘榮。世璜覺得威風十足。喪事過後。胡羣見世璜大權獨攬。便想出法子。叫他投貲營業。說上海各項營業。惟有開藥房最好。不會蝕本。自己對於此事。狠有把握。世璜聽得大喜。便托他一手經理。在三馬路租下房屋。備辦各種藥品。裝飾起來。擇期開辦。胡羣建議說。上海人的心理。大多好色。最妙多弄些新奇名目。買些春方邪藥。遍登廣告。大吹牛皮。說甚麼壯陽種子。補血填精。百發百中。屢試屢驗等語。發行出去。果然生涯旺盛。他的藥房。定名叫做華歐藥房。據胡羣說。歐字包括歐洲。範圍廣大。較之中法中英。名目更有意思。其實所賺的錢。都入胡羣囊橐。橫豎蝕本是蝕的世璜。不干己事。苟讜見了。涎羨起來。便也勸世璜興辦公益事業。開一所學校。世璜也欣然答應。說要開學校。須合我平素的主張。要男

女兼收。定名爲陰陽學校。擇定地點。置備校具。所請的教習。一半是男。一半是女。男的是苟讜所薦幾個朋友。莫正經、賈世文、甄勤守之類。女的都是致虛學校畢業生。卜瑤、楊蘭嫵之類。也記不清。他許多。登報招生。擇期開學。居然也有人來報名。好在他不限年齡。不論程度。有志願學。無不收容。有些青年子弟。紈袴兒郎。慕着裏邊。男女同學的模範。自然如蟻附甍。紛紛投入。竟有四五十人之多。世璜十分高興。等到開學那一天。校門外張着五色國旗。諸生絡繹進校。頓時覺得挨挨擠擠。這班女學生。打扮得花團錦簇的。聯袂而來。那些男學生。狠有幾個修飾得漆黑的頭髮。灑上許多香水。預備博美人顧盼。彼此初聚一堂。已在那裏各自品評。互相估量。世璜的心中。只當他打個極大的茶圍。（豈有此理）看看這個。望望那個。也有幾個。被他看得低下頭擡不起來。世璜登壇去致訓辭。略謂敝校取名陰陽。是做著乾坤劇場。的命名。但如言乾坤。指男女而言。故乾字在上。我們却是注重女權。故陰字在陽字之上。現在世界講究自由平等博愛主義。若男女不能同聚在一起。社交不公開。請問自由在那裏呢。故敝校的教育宗旨。第一著重此點。什麼自由談話。自由通信。自

由結婚自由離婚。一切都不要緊。至於平等二字。不獨男學生與女學生。同立於平等地位。即校長教習。與諸生也都平等。男教習與女教習。不妨共住在一房。鄙人也可參預。講到博愛二字。更爲要緊。世間最博愛的莫如妓女。不論張三李四。只要照顧他。他都肯招接。人人滿其所欲。真可算得捨身救世。但是他尙要人的金錢。未免有些美中不足。現在敝校的宗旨。要諸生實行博愛。專講戀愛。不論金錢。使這主義一天天發達起來。將來可以爲大同世界的基礎。鄙人實有厚望。願在校諸生共勉之焉。這一場撒爛污的演說。只有世璜道得出來。說完了。下面掌聲大作。竟如春雷一般。原來女教員卜瑤憐第一個贊成。楊蘭嫵等也十分聽得進去。男教員中莫正經。心花大開。飄動守聽得忘神。幾乎喝起采來。那些男學生。果然善於領會。一齊拍手。女學生有些解得人事的。未免芳心暗動。俊眼偷窺。幸虧作書的不在當場。若在當場。定要將世璜一把耳朵扯下壇來。給他幾下巴掌。將校門封閉。教員驅逐。方洩吾恨。你想這種學校。那裏有好事幹出來。果然不到半年。鬧了許多笑話。外面名譽大壞。竟有一回校內廚房失火。男女教員要緊逃出。彼此穿錯了衣裳。（穿錯衣裳。

含蓄無盡妙妙）被學生的家長曉得了。紛紛退學。弄得鬼影全無。再要招生。大家却不上當了。只有苟讜在內管理會計。狠得着些油水。可惜學堂的壽命不長。這也無可如何之事。此是後話。不去提他。胡羣這邊藥房中。果是賺錢。却輪不到世璜頭上。吃了許多存款。都被胡羣受用。那胡羣得了好處。尙貪心不足。去做金子生意。那曉大蝕其本。不獨所有資本盡罄。還背了無數虧空。知道世璜前不能交賬。只得躲匿起來。經理一走。存戶曉得了。紛紛索款。否則定要控告。世璜無法。只得拿出錢來。了賬。幸虧他根柢深厚。然而如此跌撲。元氣大傷。那藥房自然開不下去了。那曉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娶來的賈愛情。有一天竟不知去向。檢點飾物。已被他捲去了一大票。苟讜聞知。便來再三安慰。又說內裏無人。必得娶嫂子過來方妥。世璜說因在服中。恐被人說話。苟讜道。這是從權之計。有何不可。況且現在世界。那裏講究得許多。世璜一想。果然不錯。便道。不管他。只撒撒爛污再說。原來世璜心中也思念笄埒。素急要成婚。果然又託媒人去納吉行聘。備辦喜事。都托苟讜經手。那些朋友曉得了。都說到時須要大鬧新房。世璜知道此信。心生一計。便去買好了許多巴豆霜。待

臨時藏在身邊應用。光陰飛快。吉期已到。鼓樂喧天的。將埕素迎娶過來。一切按照舊法。參天拜地。世璜正要登氈行禮。忽然內急起來。要去出恭。大家倒不防備他這一着。只得停止奏樂。由僕人領到房中排洩。居然大撒爛汗。好一會纔出來成禮。送入洞房。坐床撒帳。挑方巾。各事已畢。世璜忽發奇想。要行起文明結婚禮來。衆人都說此例從來沒有。世璜道。因爲他從來沒有。所以我要別開生面。新舊結婚的滋味。都得嘗嘗。苟讜的一班人。都在旁和調。說倒也新奇。好在不必另請來賓。證婚人有大媒在此。只是主婚無人。也請女宅媒人兼充。好個毛式貴。既做介紹人。又做證婚。又做主婚。一身兼了三役。他起初不敢擔當。經苟讜說明。如演戲一般。不作准的。便應了下來。男宅由苟讜證婚。媒人介紹。主婚人請出巧姐。命人飛買刊印好的婚書。填寫起來。廳堂上更換一番布置。舉世璜的舊同學胡禮爲司儀員。那胡禮本來不懂甚麼。此番叫他司儀。弄得茫無頭緒。推托不做。却由兄弟胡度一力擔承。將新娘新郎請了出來。照着儀節單宣佈。朗誦出許多別字。新娘聽說重行結婚。也覺詫異。一時各人入席。弄得顛倒錯亂。新娘新郎立在主婚人的席次。主婚人立在介紹人

的席次。介紹人反立在新郎新娘的席次。幸虧有幾個懂得的。上前說明。將各人掉正。要證婚人宣讀訓詞。毛式貴不識得幾個字。只急得不知所爲。幸虧荷讜拿來。替他代念。念完了。又念證婚頌詞。又要念主婚人的謝詞。好像道士通疏一般。念得口都乾了。居然也交換飾物。證書蓋印。各人都沒有預備印章。便揷了幾個指印。極似賣身文契。煞是好笑。這一齣亂糟糟的文明禮。總算演完。新郎新娘等。鞠躬退場。大廳上排下酒席。開懷暢飲。胡禮胡度吃得東倒西歪。人事不知。渾仲等吃得高興起來。要進去鬧新房。一衆人都是沒腦子的。聽了無不贊成。一閩的擁到新房。你也一聲。我也一句。有的要看新娘的天然雙足。有的翻天倒地的要尋找果子吃。

第十三回 交桃花運妻妾爭風 害楊梅瘡夫婦同病

有一個鬧得惡了。捧起一個紅漆的新馬子來。對准一位尊客的頭上。開着蓋兒一套。他以為是新馬桶。裏面一定空空如也。那曉世璜日間早已排洩在內。此刻一套之下。也算是那個人的運氣。頓時如醍醐灌頂。徧體淋漓。連阿晴都喊不出來。頃刻香房變了臭房。衆人哄然大笑。掩鼻散開。都說道甄勤守吃了虧也。那甄勤守急急

除下了那頂將軍帽子。已嘗遍了木犀香味。要想尋闖禍的人。早已各推不知。只得自慚形穢。逃回家去。房裏自有僕人收拾。經此一鬧。總可休歇了。那知這班人不識頭機。重番到新房來。向廚房內呼取酒菜。要擺將臺。搗拳莊。世璜急要與埒素相叙。偏偏他們盤踞在房中不去。心中十分厭惡。便用出他預備的手段來。在廚房中各樣菜內。糝上許多巴豆霜。命廚司進於這班惡客。衆人當是主人雅意。更是高興。不管三七二十一。說了一聲請字。筷子如雨點一般。一霎時吃得如風捲殘雲。不料莫正經忽然捧腹道。小弟去去就來。便匆匆奔出房去。賈斯文忽然也嚷道。不好不好。要出恭了。起身也往外走。頃刻間你也嚷肚疼。吾也要登廁。來了又去。去了又來。如穿梭相似。有幾個方纔坐定。後門早已溜了出來。急急雇車回去。中途又開放起來。弄得一塌糊塗。不可嚮邇。有幾個瀉得有氣無力。把方纔吃下的東西。倒一個罄盡。不算外。還要搜腸刮肚。加貼利錢。一個個回去請醫調治。不去提他。新房內頓告肅清。世璜大喜。自己佩服自己的妙策。只是房內尚有遺臭。只得拿些香來薰了。這夜爛蘋果開起花來。作書者也不來管他們這本閒賬。總算彼此都如了心願。却是睡

到半夜三更。夫婦二人。各開出了一場笑話。原來埒素向有一個遺尿毛病。往往弄得水漫金山。知道他的人都喚他出尿丫頭。今天辛苦了些。病根又發作起來。涓涓不塞。將成江河。那曉世璜也是同病相憐。不過不在前而在後。他只知將巴豆霜來害人。不意自己肚腹受涼。睡夢中尋到一個馬桶。放心大瀉。瀉到一半。驚醒轉來。却在新房之內。綉床之上。方纔叫聲不好。急急坐起。埒素也已醒了。好好的錦衾綉被。弄得奇臭難聞。總算是花燭之夜。一個光前一個裕後。真是一對。只得收拾開了。另外取過一床被來安臥。明天僕婦取去湔洗。傳說出來。也是一樁趣事。埒素不認自己的賬。都推在世璜身上。世璜也弄得模模糊糊。只當是自己一個人遺出來的。只得再三認過。到明天夫婦回門。埒素的母親。蔣氏。見了世璜這一張折爛汗面孔。果如俗語說的。丈母看女婿。越看越有趣。丈人。笄山寶。也與世璜七搭八搭的。狠說得來。回去後。一過三朝。埒素忽然生起毒來。不免到醫院中醫治。據醫生說是楊梅瘡毒。原來却由世璜傳染。世璜是由賈愛情處得來。至於賈愛情又從那裏得到。作書者却沒有調查明白。幸虧後來打了幾針六零六。纔能痊愈。世璜娶了埒素。兩個

人有了對擋。埒素也是小孩脾氣。天真爛漫。無所不爲。一天夫婦倆想起放花炮來。便買了二百個花炮。把他併在一起。外面用竹篾來箍緊了。將藥線上各各用紙撚接長。聚攏來成了一束總線。乘着月黑星稀。捧到露臺上。恐怕驚了自己。便將竹竿挑着。送到隔鄰的露臺上去。那隔鄰本來是埒素的家裏。因爲前月搬開到新闢。另外租進了一家。姓陶名運。有個七八十歲的祖母。病倒在後房。房外正是露臺。世璜夫婦見花炮已安置妥當。便將紙煤點好火。縛在竹竿上。伸到隔鄰露臺。在藥綫上點着。便急急的掩耳逃進房去。忽聽外面一聲巨響。震天塌地。二百個花炮的聲音。併在一起。何等猛烈。好似空中墜下一個霹靂。又像丟了一個極大的炸彈。那牀上的病人。本已奄奄一息。驚此一震。早已不省人事。有些人正在吃晚飯。忽然聽得都奔出來觀看。那曉後面天井中正堆着稻柴。火星飛墜下來。燒個正着。頓時烘烘烈烈。發起威來。陶運嚇得魂不附體。連忙呼人撲救。那裏來得及。這晚風勢甚盛。火仗風威。頃刻延燒屋頂。只聽得男啼女喊。大呼小叫。牆坍壁倒之聲。救火車聞警。飛速開來。早已接二連三。燒得如火燄山一樣。那世璜與埒素。闖此奇禍。且適在貼鄰。那

裏免得過這場飛災。只逃得幾個人出來。其餘的付之一炬。也是他自作之孽。只對着視融氏雙足亂跳。無奈火勢不肯就熄。直燒到天明。方纔罷休。可憐右鄰右舍。都遭此無妄之災。弄得器具財物。一齊蕩盡。世璜無法。只得到丈人家來暫住。夫婦兩個。暗地裏彼此抱怨。面子上却說是有人放的炸彈。巧姐驚此一嚇。便成怔忡之病。事後調查誰家起火。都說只聽見一聲巨響。又聞得琉璃氣味。一定是歹人縱火。却也追查不到主兒。只作爲一樁疑案。那陶家的病人。已葬身火窟。可算得慘酷極了。巧姐病勢日重。竟然服藥無效。一命嗚呼。算作抵償陶母。世璜遭此不幸。家產剝削。在他自己。倒也依舊快樂。只是埒素替他着急。喪事一過。勸他尋些事業做做。恰好老世伯渾彰。已得了貨物總公所的所長。世璜便向他。要差使。便派他會計主任。原來渾彰的差事。內中有個黑幕。乃是財政廳長喜歡一個妓女。有娶他的意思。被渾彰曉得了。便花錢替他贖身。送與廳長。果然有效。不到兩月。便委到這種優差。到差後。一切員司。改用親信。總務是穆君樓。最善鑽營。心思無孔不入。世璜一掌會計。他究有些博代的遺傳性。與君樓狼狽爲奸。大權共攬。把苟譚莫正經等一班人。薦引

到所內。分布在各處分所。却每月要他們進奉規矩多少不等。有些端人正士。一齊排斥不用。竟有順我者生。逆我者死的氣概。好在渾彰雖然官氣直冲。架子狠大。却是太阿倒持。一些不管。任他們敲剝商民。留難需索。弄得怨聲載道。叫苦連天。告訴到財政廳。廳長顧念私情。還替他庇護。落後財政部曉得了。派員澈查。廳長無奈。只得將渾彰撤差。樹倒猢猻散。世璜自然無事。被他攪得幾多金錢。依舊花天酒地的揮霍。娶了一個大姐爲妾。名叫阿招。他時常在朋友面前。稱讚阿招待他很好。是一部狼好的桃花運。後來另外租下公館。被埒素曉得了。連番大鬧。鬧得不可開交。幸虧阿招有個小姊妹。嫁了一個闊老。姓魏。名運籌。在奉天當差。聽說場面極爲闊綽。便慫恿世璜帶他同到奉天。避開埒素。埒素曉得世璜的用意。要遠着自己。却不阻擋。原來埒素新近見同學楊蘭嫵。卜瑤憐等。各有情人。十分得意。不由得涎羨起來。在外也留心尋覓。着如意郎君。果然尋到一位如意郎君。姓溫。名葦航。原是教過世璜洋文的。埒素見他人物漂亮。說話來得。不免暗託微波。葦航知道是世璜之妻。想起前回勾搭海棠的事。都被世璜破壞。此仇如何不報。便也不顧師生名分。一味的

想洩這口毒氣。自然的彼此接近起來。却終礙着世璜。現在聽說要遠出了。恰如了二人的心願。任他們擇期動身。並沒有半點戀別的意思。世璜去後。埒素全無拘束。知道一時不得回來。便與葦航打得火熱。也不管外面的名譽如何。不料不到三月。世璜忽然回來。情形十分狼狽。埒素大吃一驚。

第十四回

烈烈轟轟到處橫行

洋洋灑灑不可嚮邇

問起情形。纔曉得到了東省。魏運籌待他十分要好。薦到財政廳當收發委員。居然認得官場中的人不少。外面應酬很大。當委員的薪水。不敷開支。後來認得了一個東洋人。叫熊本郎。很有貲本。他要想收買礦山。領照開礦。只是中國礦務章程。不能私售外人。及附外股。後來商量着由世璜出面。只算世璜要開。好在與實業廳員認識的很多。一定可望核准。領到礦照後。便讓於熊本。世璜便可得到十萬元的報酬。事情成功了。世璜只消拿着款向南方一逃。去做他的財翁。其餘發生問題。都由熊本擔任。好在有領事可以代爲出場。等到東省人曉得了。要想贖回。便可大大的敲一下子竹槓。你想東洋人的手段。利害不利害。世璜欣然答應。原也有一種意見。以

爲中國的鐵路礦產等等。大都抵押於外人。得了錢。都由在位的人分去。百姓們沒有得到一個。譬如一間房屋。既要拆賣。便該大家用用。人人說賣國賣國。我也來賣他一小部份。果然著手進行起來。不料事情不密。忽被一個報館記者知道。將他內幕揭穿。引起各方攻擊。說他私通外人。串賣礦地。爲虎作倀。實業廳只得派員澈查。世璜弄得站身不住。不得已私逃回來。幸喜熊本替他設法。弄了一張假文憑。說是在東洋法政大學畢業。好在這回到奉天回來。可以誑說是東京初返。既經無事可做。便可掛起律師牌子來。代人辨護。遇着得手的案。很可大大的賺他一注。埒素雖則心中不快。但名義上沒有離婚。只好仍舊同他敷衍過去。暗中仍與葦航來往。果然不到一月。世璜居然掛起律師銅牌。一面登報招徠。地址就借他丈母家裏。買了許多法律書。置辦起律師衣冠。又托着莫正經、胡禮、胡度這班人。替他招攬生意。隔了兩個月。纔來了一注生意。原告姓朱。他女兒在致虛女學讀書。結識一個少年。姓楊名磐。兩方愛情極熱。少年向朱女士要求金戒幾只。製爲結婚戒指之式。女士無識。竟然受騙。從此少年匿不見面。不意女士告訴了父親。竟將楊磐查訪扭住。送案

究辦。楊馨發急。便托他姊姊楊蘭嫵。代請律師。出庭辯護。蘭嫵想起埒素是他同學。聽說他丈夫世璜。新做律師。便想場些便宜貨。轉託埒素。向世璜一說。世璜正要顯顯他名氣。便欣然答應下來。將書籍亂翻。找尋辯護的資料。却是茫無頭緒。便發很起來道。做律師的。也不見得條條記得。只消靠着這張嘴。隨機應變。不怕不打贏官司。爽性丟在一邊。等到開庭之日。原告律師滔滔辯論。認定楊馨是好騙屬實。問官詰問楊馨。他却一口供認不諱。又問被告律師。有何陳述。你想世璜有什麼法律知識。而且從未上過場。聽原告律師層層有理。弄得瞠目結舌。不知所對。停了良久。覺得不能不說幾聲。否則太覺坍臺。便立起身來。連連咳了幾聲乾嗽。却照着原告律師的說話。好像複述一遍。要求堂上從重懲辦。這一來。堂上的問官。原告律師。及旁聽的許多人。都很爲希奇。那裏有被告律師。反帮着原告的道理。退庭下來。蘭嫵曉得是世璜撒的爛污。便趕到他事務所來大鬧。埒素也因對不住同學。帮着蘭嫵。痛罵世璜。世璜道。不是我不肯出力。實在被告已經一口自認了。叫我也無從設法。橫豎等他判決下來。如其不公。還可上告。出庭費減收三成如何。蘭嫵也無可如何。只

好另請別人想法。從此一來。世璜的律師生意。竟連鬼也沒有上門。覺得靠不住。便從速改業。充作醫生。此時的世璜。竟變作馬浪蕩的樣子。這件做不成。便做那件。且是內外兼治。男婦並診。發了許多傳單。說得着手成春。神奇無比。倒底上海人多。居然也有人來上當。一天有一人腿上生了一個大瘡。走來醫治。世璜一看。說要開刀。那人還沒有答應。世璜却出其不意的就是一刀。竟割下大大的一塊肉來。痛得那人竭聲喊叫。兩淚直流。世璜道。你這病從此去掉根了。只消買個膏藥貼了。便可痊愈。那人痛得話都說不出來。停了一會。纔罵道。你這個瘟郎中。我沒有叫你開刀。你爲什麼輕輕動手。如今這條腿。被你割傷了。不能行走。請你叫他長好了。纔回去。否則要你養我一世。世璜道。奇怪奇怪。我同你醫好病。難道詐我不成。我若說明要開刀。你一定怕痛。那時試試縮縮。再也開不成功。這是醫生的一種法子。請問不割治。你的病怎樣會好。況且開刀的事。乃世世相傳。古人的老法。不是我自己創出來的。你若叫他長好。不是一時三刻。過幾天自然會好。所以教你買個膏藥貼去。如其不好。還可再來。這有什麼大呼小叫呢。那人見他一團道理。竟說不過他。只得忍淚吞

聲的回去。世璜一想。從此可以烈烈轟轟的幹起事業來。因此膽子更大。到處橫行。亂投起方藥來。竟被人登報。說他庸醫殺人。聲名大壞。竟致無人請教。正弄得走頭無路。那個大姐阿招。忽然生下一個兒子來。竟與世璜相貌一般無二。總算撒爛污已傳下種子。自然不勝之喜。那曉他妻子笄埒素。忽不知去向。有的說跟着溫葦航走了。有的說與他一個堂兄。也叫笄埒素的。成爲一對。究竟未知孰是。世璜因有阿招。却也可得可失。不在他心上。此時却聽說同他老子有交情的商國權。任了出洋公使。世璜做官心熱。便進京投奔。國權正在用人之際。帶他同走。他兒子商良新。與世璜極爲要好。替世璜向國權跟前說項。竟充了一等隨員。到上海將家眷安頓在垃圾橋近段一條里內。刊好了大大的名片。向各處辭行。自有一班趨炎附勢的人。見他容容易易的做了隨員。將來平地飛昇。做到外交總次長。都論不定。便紛紛替他餞行。惹得他在席上大吹特吹。這時苟讜却不看見。因爲苟讜以前見世璜失勢。另尋到了一個主人。姓杜。叫勞瑄。苟讜借着他的名義。在外面合成開一個公司。他自己充作經理。不料資本到他手內。他就一捲而空。杳如黃鶴。大家都尋着勞瑄。勞

瑄氣極了。便告到公庭。要訪拿苟讜。所以此番不敢出頭。不多幾日。世璜跟了國權。同到東瀛。這時政府財政困難。真是羅掘俱空。要想向鄰國借債。託駐外公使。直接磋商。世璜見有利可圖。便在中間出力。願將本國重要鐵路抵押。果然借款成功。條約簽字。得到了許多回扣。大家朋分。國人聞信。因權利喪失。風起潮湧的發電反對。商國權一些不管。世璜見借款有利。果真應了小時相士游絳河的話兒。爽性獻一個條陳。借他幾千萬鉅款。把全國地丁。統統作押。自己可以大大發一票財。那怕將國家全數送與他人。只消入了他國的國籍。依然是個富家翁。可以安富尊榮。享受一世。他的主意。總算是絕好的了。不料這個條陳。尙沒有上去。忽然的生起病來。這一個病。却是他撒爛污的舊病。此番復發。其勢來得利害。竟然尿屎交流。好似奔崖倒峽的瀉下。一時洋洋灑灑。真的教人不可嚮邇。瀉到後來。見中間一件東西。却是黑測測的一顆人心。已爛得不成模樣。要醫治也無法。竟然兩眼一翻。嗚呼哀哉了。雖然身死。却弄得遺臭難聞。而且屍骨不得還鄉。下場也覺可憐得緊。這就是他撒爛污的結果。只可惜在本國已經留下種兒。將來不曉得撒爛污。又要撒到如何程度。

作書者只好暫時告一結束。等到這個孽種長成時。倘有穢史出來。再行報告於讀者了的。



中華民國十六年正月七版

滑稽趣史（全一册）

【每部價洋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輯者 吳縣趙仲熊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所 上海大連灣路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世界書局

北京 天津 奉天 吉林 保定 邢台 綏遠
太原 濟南 烟台 武昌 漢口 宜昌 長沙
常德 衡州 重慶 南昌 蕪湖 安慶 合肥
徐州 南京 無錫 杭州 嘉興 寧波 溫州
蘭谿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梧州

分發行所 世界書局

國家圖書館



004050588



57.7
475:23
5

籍